爸爸的家



龍維耐
龍蕭念全
合著

宣教系列
慈繩愛索
作者：龍維耐、龍蕭念全合著
封面書名題字：龍維耐
封面繪圖：龍維耐、龍蕭念全孫女
出版及發行：保羅文化中心有限公司
2026年10月電子書初版
ISBN: 978-988-99180-3-3
版權所有

獻給

每一位宣教同路人

彼此鼓勵、陪伴同行

目錄

前言 7

杜序　杜其彪 9

這五十年　龍維耐 11

日期滿足的時刻.....13

再見印尼.....18

西加里曼丹的呼聲.....23

在台東的日子 25

初抵新加坡 31

ACTI十年 35

澳門 38

東馬Lawas 41

跨文化生活點滴.....50

一生獻一年 53

薪火相傳.....55

輪到你了.....57

銀髮宣教.....60

鞋模子 64

差傳鐵三角 66

宣教士訓練：回顧與前瞻.....71

這五十年.....78

與浸宣人同尋宣教路 84

恩典之旅　龍蕭念全 87

古都2000 89
探索、好奇、學習 92
希伯來大學驚慄記 95
輕鬆一下 97
青少年祈禱大會側記 98
多給一點愛 100
無言的讚美 102
交出自己 103
珍貴的珠寶 104
天使短宣 105
接待了天使 106
奇妙的愛之旅 108
恩典之旅 112

宣教第二代　龍祈申 117

跋　曹姿嬿 119

前言

前年退休後，我們用了一年探訪和告別支持我們宣教的教會，又用了一年去適應新環境。今年初，整理照片冊子、親人來往的書信、多年存下來的生日卡和聖誕卡，還有在各地主領不同聚會的程序表……再加上孫女們近年童真傑作，使我萌生了製作一本「剪貼簿」的念頭。如《腓立比書》第一章所言：「我每逢想念你們，就感謝我的神。」想念起半個世紀曾經與我們一起走宣教路的同路人，又引發起去選取我們出版過的文章，以及過去五十年許多仍然留在回憶中的零碎點滴，留給家人、宣教同道和關愛我們的弟兄姊妹。

資料都差不多集齊了，卻一直想不出書名。 直到有一天，我們為許多同路人代禱時， 心中浮現「慈繩愛索」。同一天參加退休宣教士營會，進場竟看到宣教士分享的螢幕打出「慈繩愛索」！所有同路人（包括我們兩老），都是天父在許多個寒暑中、許多「得時或不得時」、許多逆轉、驚喜、驚嚇當中，蒙主耶穌潔淨醫治、聖靈保惠師的感動，以及父神的慈愛繩索牽引至今。這本小小e-book是一份禮物，希望能藉著文字和照片，把大家帶回往日的情景中。考慮到孫女們和她們日後的子女多半不完全懂華文，所以照片特別附上了雙語註解。在文章方面，我們也留下英文檔給他們。這書我們只出版電子版，免卻實體書積存的困難。

特別感謝杜其彪牧師賜序，曹姿孋宣教士寫跋。兩位是我們的好友，一起走過許多里路。

感謝多位協助：初稿借助陳惠雪姊妹對文字和標點的豐富理解；龐慧君姊妹和鍾美娟姊妹篩選積存檔案；令我喜樂地享受收集、編選和寫作的繁複過程。又蒙曾替我們修編三本舊書成為電子書的梁姊妹再度協助完成此書的編印。

封面是祖孫合作：維耐題字，孫女繪圖。

感恩，感動，感謝主。

歡迎大家透過保羅文化中心QR code下載閱讀。

龍蕭念全

2026年9月23日於洛杉磯

杜序

五十年來的精彩事奉人生，實在是給我在龍醫師和龍師母的身上得到寶貴的學習。他們的家庭也是我們一家宣教的祝福，無論是言教和身教，並他們女兒祈申也曾幫助我的女兒學習操練英語，好給她們進入差會的寄宿學校作準備。

龍醫師和師母不單精通多國語言，更是心懷天國，從行醫宣教進而訓練宣教士，以致他們桃李滿門，並在不同地域興起網絡，為神國推動宣教運動，關懷同路人，興起祈禱小組。他們所擺上的全然是馨香的活祭。

他們的每封家書和文章，都是有血有肉的見證。回想當我們女兒在馬來西亞的芝罘小學（Chefoo School），每星期寫信給她們，都是圖文並茂地把關注和愛送給女兒。正好龍醫他們也是兩個女兒，自小便隨著父母四處奔走事奉，不停地轉換文化、地域、語言，使孩子成為第三文化孩子（TCK）。感恩今天他們的女兒和孫女都參與在神國的事奉中。

今天當他們回流到北美，可以安居享受兒孫福樂，但十分佩服他們，仍然願意乘坐十多小時飛機，回來亞洲作深度服侍，繼續作教導和牧養的美好事工。這是我們作後輩的提醒和學習。

希望各位讀者，都從文章中領受龍醫和師母精闢語句的鼓勵、肺腑心腸的勸勉，讓神所交付給他們的召命，延伸下去，薪火相傳。願神感動他們的靈，加倍感動我們。使華人教會與普世教會一同努力，叫宣教的火興旺起來，見證基督，恭迎主臨。

杜其彪牧師
2026年夏天

這五十年

龍維耐

日期滿足的時刻

聖經說到，神的兒子主耶穌基督在一個「日期滿足」的時刻，降生於猶大境內的伯利恆。天父偉大的救贖計劃在一個美麗的時刻實現了。

那是世界三大文明的交匯點：政治、軍事和交通方面是羅馬文化。所謂「條條大路通羅馬」，當時羅馬政府的架構完整，已經有人口統計，各人各歸所屬城鄉報名上冊。

然後是希臘文化和希伯來文化。猶太人散居地中海沿岸，到處設立會堂，這些會堂正是日後使徒傳福音的基地。而當時猶太青年生活中，希伯來文漸被希臘文取代了。舊約「耶和華」在七十士譯本被翻譯為「上主（Lord）」，七十士譯本是保存信仰經典的重大要素。希臘人重智慧、哲思、文字和字義精密優美，神的真理遂得以精準地保存。單單主耶穌降生這一歷史時刻的選擇，就可看出神在掌管一切歷史：政權、經濟和文化的轉移成就了萬事，都在為天父互相效力。

面對二十一世紀，怎樣去認識神在這世代的心意呢？如何為主而活呢？福音是怎樣臨到我們的呢？而我們又如何配合主耶穌的大使命呢？我們必須從福音的起頭來看到神的足跡。

在主耶穌被釘離世之前就已經吩咐他們不可分散，要等候保惠師來臨。耶穌清楚知道，祂必須離去，保惠師聖靈才

會降臨；五旬節那一天門徒都聚在一處，聖靈降臨在他們中間，使他們說起別國的話來。

在一天之內，地中海一帶許多說不同語言的人同時領受了福音。信主的人天天增加，都不是因為這些剛信主的人十分明白主耶穌的大使命，而是如彼得所說的：他們所看見、聽見和經歷到的，不能不說出來。

在主後三十至六十年間，第二代還沒有過去，福音就在沒有任何科技媒介協助之下，傳遍了小亞細亞和地中海東部各城市。保羅說：「再沒有地方可以傳了。」這是聖靈的工作！

近代的例子就如在許多宣教據點，人成群成族地歸入基督名下，與初期教會一樣：他們是冒生命危險信主的，也實在是不得不信，不得不傳，因為神在他們中間如此有能力，如此真實，如此慈愛！

初期教會受到極大的迫害，殉道者的血成為教會的種子，信主的人天天增加，生命力極強。進入主後第二世紀，直到第四世紀，教會外的逼迫少了，信主者成為一大群，成了社會中的主體了，連羅馬官長也都信了耶穌，然而掛名基督徒卻越來越多。不必付代價的信仰反而削弱了信徒的生命力；教會也世俗化了。

野蠻民族歸主與修道院崛起

主後四至八世紀，中歐的野蠻人南侵，接觸到福音了。

他們四處搶掠，但最終手下留情，教會內重要的經典文物遂得以保存，未被大肆破壞。

這四百年間，在法國和愛爾蘭有許多有志的青年，終生在修道院種田、抄寫並研讀聖經，可以說是當代的青年獻身運動。不但為後世留下了釋經著作和手抄聖經，他們還改良農作物品種、著手社區服務並推動貨幣流通等等。

那些年間，教會冷淡腐敗。接下來的一千多年，是修道院在持守真理、敬拜事奉，並承擔起福音對外傳揚的重任。

同樣，在近代教會發展過程中，每當教會冷淡時，神就興起新的服侍群體來更新信徒。

北海大盜

780至1070年間，北海大盜（維京人，Vikings，即今日的挪威、瑞典、丹麥和芬蘭四國的人）為搶奪糧食南下，殺戮無數修士。然而，北海大盜最終卻被修士們的至死忠心的信仰和寬恕的愛深深感動，選擇放下刀槍，歸入基督名下。

同樣地，近代的基督徒也是以生命作見證，展現出對死亡的無懼和寬大的仁愛，因而感動了那些原本迫害他們的人，促使他們悔改信基督。

這些歷史都讓我們看到神愛失喪的人，包括存心搶掠我們的人，有時在其救恩計劃中比較祂兒女生命的安危更為重要，這也深刻提醒著信徒，若我們不傳福音便真的有禍了。

十字軍東征 ：普世宣教史上的大污點

在教宗的感召下，歸主的北海大盜拿出好打鬥的本能，扛著十字架旗幟，從法國出發，並於1099年攻下耶路撒冷。這場征服殺了七萬多穆斯林和猶太人，十字軍甚至為此大肆慶祝。這段血腥歷史導致穆斯林九百年來，對基督教充滿敵意，常問：「你們基督徒什麼時候才向我們道歉呢？」

感謝主，在九百年後的1995年，基督徒發起「和好之旅」，他們組成許多禱告隊沿著當年十字軍東征的路線徒步前行，主動向沿途的穆斯林領袖致歉。這份真誠的悔改打破了長久以來的隔閡，一些清真寺都開門歡迎禱告隊進去，互相問好。

最終禱告隊於1999年到達耶路撒冷，正式宣告和好。

宗教改革

1517年馬丁．路德發起宗教改革，高舉「因信稱義」，以「聖經為信仰基礎」，以及「信徒皆祭司」三方面的教義，最終從傳統羅馬天主教中分立出來成為更正教，即今日基督教的起源。

然而，更正教要重新建立傳統，連一些好的舊傳統也一併丟掉了，導致其海外宣教的腳步因此比天主教慢了整整兩百五十年。

此外，馬丁．路德與約翰．加爾文的跟從者偏向極端的預定論，削弱了傳福音的熱誠，也是宣教起步較遲的原因之一。

黑暗大陸

歷史上從歐洲前往亞洲的宣教之旅，最初主要是繞過非洲大陸進入印度洋。不知什麼緣故，福音總是越過非洲。

非洲因極其惡劣的地理環境與致命的風土病，被世人稱為「白人的墳墓」，使外來宣教士望而生畏。直到1865年，戴德生（Hudson Taylor）領導同工進入中國內陸，稱為「內地會」。之後這個「往內地去」的新宣教策略才直接與間接地刺激了大西洋兩岸的宣教推動者。二十年後，幾個對非洲內地宣教的差會相繼成立。

勞工宣教

聖靈在1700年間興起了兩件奇妙的事：第一件是感動丹麥國王親自差派宣教士。他在德國招募了兩個年青人，經大學栽培之後往印度宣教；第二件是感動莫拉維亞弟兄會的會友們，他們甘心自賣為奴，遠航至東歐、冰島和格陵蘭等地，從事裁縫、挖墳墓和麵包師傅等基層工作，終生帶職傳道。他們是可敬的勞工宣教士。

近四十年來，菲律賓和印尼大批勞工進到「10/40之窗」地區，當中也有許多感人的跨文化福音使者，這再次證明了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絕非僅限於知識分子的專利。

（原著：《另一種鼓音》，龍維耐，
台灣證主圖書中心，1998年）

再見印尼

我九歲那年，就是1953年，隨父母親全家離開香港，去了印尼。我父親是美中浸信會的宣教士，負責開拓教會，就像舊約中的耶利米跟隨著以色列人由耶路撒冷逃難四散，當時華人已散居東南亞各地。

到了雅加達入讀華校，因為香港小學程度較高，老師讓我跳班。老師用華語教學，我很快就聽懂了。同學之間交談就夾雜客家語、福建話和印尼話等等，在家中我們仍用廣東話，爸爸和西教士用英語交談。這都是不知不覺間吸收，學了的。說來好笑，離開香港之前，老師問我為甚麼退學，我不知怎樣回答，就說：「我們家要搬去荷蘭，啊好像是去印度。」其實，是前往曾是荷屬的印尼。印尼的地理老師要求我們徒手畫國家地圖，後來我教宣教歷史時喜歡在白板上勾畫出全世界五大洲的輪廓，讓學生們歡呼，也對天父的世界留下深刻印象。

到處走

我是老大，家中還有三個弟弟和次年出生的妹妹，爸媽都忙（記得有老師來教爸爸印尼話，他又天天四出探訪，會友的大大小小事情都要找他），他們根本沒工夫理我。記得小學時，下了課，像我一般大的孩子都光腳到處跑，放

風箏，在空地踢球。我做的風箏，小朋友都向我買！到了中學，少年人自自然然穿上鞋子，騎上腳踏車（自行車）更是穿越大街小巷。

讀初中時，主日清晨六點，我就按照父親吩咐騎車一小時往鄉下地方，手裡提著講故事用的絨布板，向一群小孩說聖經故事，是用夾雜著印尼詞句的華語說的，小孩圍過來，大人站後頭也在聽，還會叫孩子們「別吵！」我真享受，把摩西摔碎的十誡石板、把放羊人和山羊這些圖片，邊說故事、邊貼在絨布板上，又取下來。孩子們一雙雙眼睛專注地看著！不用說，我小時候曬得黑黑的，和每個孩子都一樣，都是黑黑瘦瘦的。

食物

印尼的每一樣小吃我都愛，最愛吃沙嗲。常在下課後，等那推著小車子賣沙嗲的人一到，我就買來吃。直到今天，每逢去到馬來西亞或新加坡，我都愛到巴剎（註：菜市場加上小食攤檔）吃一碗叻沙，嚐嚐gado-gado（咖哩）。巴剎那混合著魚、棕櫚油和各樣香料的味道，呼喚著童年的記憶，帶給我「回家」的感覺。

生活方式

我家一共住在印尼五年，正是我從兒童進入少年的階段，我還小而又不大受人注意，所以我自由自在穿插在人群之中，在教會和華人社區中去感受，去觀察他們的生活習慣、語言和價值觀等等。進到我同學們的家中，前面是小雜

貨店，賣各樣食品、米、文具、傘、菸、酒和少量衣服。兒女下課後都要幫忙父母親看店，大一點就被父母指派當起小店東來了。開店的每家都有一輛車子和兩三個佣人，沒有能力開店的就做店員、司機和小販等等。就算挺有錢也訓練出非常節儉的兒女，零用錢從不多給。我和別的孩子們大家都沒什麼錢可以花，但都很知足常樂。總的來說，印尼華人很有人情味，有的還很慷慨。

華人社會很重視交情，又因為遠離家鄉，所以彼此唇齒相依，鼎力相助，有借有還，十分普遍。可惜，有時候傷了感情，就比較難和好，成為心頭之結。但我必須說，我對印尼華人保持一份很特別的情。不久之前，我去荷蘭，在一間餐館聽見鄰桌的人用印尼話交談，我便走過去和他們聊了一陣子。我想至少一部份的「我」，是個印尼華人。我覺得我明白他們，也高興我已成為他們的「自己人」。人長大了，這份「融入」的本能一直在。去到哪一國，我很快讓自己，也讓別人感到舒服。當地人會說我長得像他們一般，像尼泊爾人，像俄國人，像印尼人。我和念全剛認識時，她注意到我的華語有很重的印尼口音，我於是決定勤習注音，終於成功地說出一口像「外省人」般的華語。新朋友會驚訝地說：「噢，原來你也會說廣東話！」

生存之道

讀小學比別的孩子小一歲是有點吃虧的，加上剛開始時，那幾種語言我還不暢順，我曾被高大個子欺負過。然而過了一段日子，大家發現我的數學很精，都向我借練習本去

抄，使我沾沾自喜，人緣好起來。

教會

當年，我十分敬佩一些很會禱告的人。記得黃彼得還是神學生，每有佈道會，他總是在教堂的廚房（我家就住在教會後面）跪下來大聲禱告，聲音大到會眾都聽得見。那些年間，信主的華人天天多起來，為著建教堂，他們把金飾銀器都放入奉獻袋中。我雖未到年齡，還是鑽進教會哥哥姐姐們的行列中，去瑪琅參加第一屆全印尼華人青年退修會，在瑪琅聖道神學院。那是1957年1月，共有三百人參加。回來後，大家心裡火熱，彼此對問：「你奉獻了沒有？」那一次的講員是許志文牧師、薛玉光先生和曾霖芳牧師。

我的荷蘭鋼琴老師會說印尼話，在屋後一小房間裡放了一個龐大的三角琴，和一疊疊的樂譜，房間佈滿了灰塵。

種族糾紛

在我單純、和平的少年時光背後，原來暗湧著日益加劇種族之間的張力。1956年開始排華和排荷，到了1957年，無法抑止的暴力殺戮展開了。華人和荷蘭人都成了暴動中被傷被殺的，商店被搗壞、洗劫。這時，荷蘭人和其他西方人都爭先乘坐郵輪離開雅加達，抵達新加坡後，轉乘其他航線前往歐洲。

至於華人，大多留居印尼，因為華人社群遠大於荷蘭人；華人善於營商，勤奮勇敢，且不願放棄大好的謀生機

會，所以很少華人撤離，反而堅毅不撓地從灰燼中再站起來，再撐下去。常常，一間商店被焚毀，不久之後另一間更大的新店將會崛起。親友之間應急，彼此借貸是十分普通的事。

告別印尼

短短五年，在教會的青少年團契和詩班，大家一齊事奉，一起玩耍，度過許多快樂時光。匆匆分手後，沒想到再也沒機會見面了。起初偶然會想：「他們平安嗎？」後來也淡忘了，不像現在有長途電話、E-MAIL等。經常遷徙的兒童或少年實在不能擁有固定的友誼。漸漸，很自然地，我不再很輕易地和新朋友深交，因為不知道還有多久，能同在地球的同一角落。保持長期友誼似乎只是不可實現的理想。

1958年1月，我父母搬回港澳。果然，幾個月後，印尼排華導致華校一一關閉。父親請陳終道牧師接續他牧養為道堂。2002年為道堂慶祝50週年，我媽媽去印尼看望了大家，一切榮耀歸給天父。

西加里曼丹的呼聲

1977年春天，遠在印尼西加里曼丹素未謀面的張清安弟兄，透過《中信》來信說，因為看了我們在《中信》刊出的見證，就想鼓勵我到他那裡作醫療宣教。我覺得好像是「馬其頓呼聲」，便按照他寫的地址與芝加哥浸信宣道差會聯絡，再向差傳總部查詢。差會按照程序，安排我和念全會見人事部主管、做心理測驗、與我們所屬的教會聯絡；由於念全先前受的是灑水禮，差會也一併為她安排了浸禮。

加入差會

6月中我們第一次參加差會的年會，並且被董事們接見，以評估是否被接納成為準宣教士，跟著便獲准由差會安排，拜訪有機會支持我們的教會等。我們先去參加年會，之後用一個月去加州拜訪教會。

念全的表姐一家接待我們的兩個女兒，小女兒特別捨不得我們離開。我們也很難過，無奈只能學習順服差會的規定 —— 不允許帶小孩參加年會。感恩三十年後，這不近人情的規定已經廢除。差不多同年代也廢除了宣教士幼童寄宿學校；在家教學（Home School）越來越普遍。天父知道宣教士子女的犧牲。

面試及年會在科羅拉多山風景區的埃斯特斯公園（Estes

Park）舉行。輪到我們見董事群了，有趣的是有幾個婦女坐在後排，在打毛衣或繡花。原來她們是董事夫人，想親自來聽聽新丁們的見證；這又是我要面對的文化衝擊。

董事們隨意發問，我們輕鬆回答。過了十分鐘，會長說了一句：「你們大家都聽到兩位的見證，我現在歡迎他們加入差會大家庭。」這時，這邊我們鬆了一口氣，那邊的董事太太們卻有點失望，輕輕地交談說：「怎麼這麼快通過？我們都還沒有更詳細地認識他們呢！」我真是啼笑皆非，也有一點佩服女士們很認真地想認識宣教士，邊旁聽邊打毛衣也不過分啊！

學印尼語 Bahasa Indonesia

加入差會已經一年了，但簽證還沒有下來。於是我們決定跟隨已在印尼伯賽大醫院事奉多年的Ferrell醫生夫婦，去柏克萊大學報讀印尼語暑期班。記憶中，兩位授課老師都很專業又幽默 —— 男教授是印尼語言專家，女教授是嫁給印尼人的語言學家，我們每天都要背誦會話課文；同學中，有赤腳的美國青年，為著追尋亞洲夢而來上課，我們身為宣教士，豈可輸給他們！

由於我少年時曾在印尼生活過五年，還保留頗道地的口音，獲得老師稱讚。念全背誦會話意志高昂，一個暑期的學習，她到現在還用得上。而我1986年獨自去了東馬土著神學院任教兩個月，努力備課，詞彙大增。

最終，印尼簽證石沉大海，差會同意我們再去台東醫療宣教直到1983年。

在台東的日子

我在台北中華福音神學院進修的時候，一天，美國宣教士譚維義醫師（Dr. Frank Dennis）來訪，他看了我的見證後，就邀請我到他所屬宗派協同會創辦的台東基督教醫院。就這樣，我決定跟隨幾位美國宣教士醫師，開始投入醫療宣教的服侍。

1974年9月我們全家搬到台東，住在馬蘭新社。我每天騎腳踏車去醫院看門診病人、動手術、搬運病人，並輪流帶同工早禱。後來也召集幾位同工，培訓他們學習神學和聖經。手術房的互動最有趣，醫師和宣教護士們以英語交流，原住民護士則以阿美話交談，當然也夾雜國語。這多少影響到我，讓我也懂了一點阿美語。有時候護士以為手術快要結束，就把工具收好，沒想到譚醫師忽然又需要那把剪刀，好幾次幾乎吵起來。

病房那邊，護士露茜小姐的台語，連本地人聽到都以為她是台灣人。在六十年代，台灣小兒麻痺症大流行，感謝主，台東設立了一所小兒麻痺之家，收容了許多病患小孩。而台東基督教醫院則擔負起為每位病童施行手術與護理的重任，且不是一次完成，而是每隔兩三年就要再動手術，讓他們的腿繼續長高。這可愛的小兒麻痺之家，還住了位年輕美麗的美國姑娘。她同樣名叫露西，坐在輪椅上，因為她也是

小兒麻痺病患。

台東是我們宣教路的第一站。當時台東到處都是水稻田，協同差會（TEAM）在稻田中央建了一所只有六十張病床的小型醫院：台東基督教醫院。英文名是為紀念一位奉獻者，因此命名為Logefeil Memorial Hospital。在創辦的第三年，我們一家四口搬到台東。當時連同我在內，一共有五位醫生：兩位美國人、一位荷蘭人，以及一位印尼華人何伯特利醫生。何醫生不久便自行開業，於是我成為醫院裡唯一的華人醫生。

七十年代，台東市只有兩輛汽車：一輛是縣長的；另一輛舊車則屬於基督教醫院的譚醫師。到了九十年代，台東市逐漸趕上現代化的步伐，水稻田已變成一排排、一片片的住宅與商店。以往單車和摩托車穿梭的街道，拓寬成了雙線大馬路，可是台東的公共交通仍不發達，居民家家以汽車作為代步工具。小醫院也改建成十一層的大樓，登上頂層往外望，鯉魚山顯得格外矮小。

台東的小小西教士團契

七十年代，有多個西方差會的宣教士在台東服侍，多半是服侍山地教會。每星期二晚上，他們輪流在不同西教士的家中分享與祈禱。主日下午五時，這批西教士又聚集在協同會，舉行英語黃昏崇拜（Vespers），偶爾也有少數想學英語的台東青年前來參加。聚會一開始，講員就會請小朋友到前面來聽叔叔阿姨（宣教士子女對爸爸媽媽的同工親切稱呼為Uncle和Aunt）講聖經故事。聚會之後，西教士結伴前往南北

餃子館，這群高頭大馬的西方人吃餃子津津有味的模樣，哄得那位老闆娘好高興！

守護大本營

每年秋天，協同會的西教士必定前往「大甲」開年度退修會，那一星期我就要獨自守在基督教醫院這個大本營。一次，來了位嚴重胃出血的男病人，是位軍人，他是從其他本地醫院因無法處理而轉送過來的。由於情況危急，好幾位同袍自發趕到基督教醫院，要求輸血給他們的長官。

我在手術室和護士們一邊動手術，一邊禱告，並通知念全在家中迫切禱告。過程中，病人兩度休克，情況危急。我為他縫好胃的一邊，另一邊卻再度出血，長期酗酒的胃早已不堪負荷。最終，天父給我勇氣，讓我用一個不見經傳的方法止住了他的胃出血。一星期後病人出院，但他仍未願意信主。

臨終信主

有位從台北來的護士特別有負擔，晚上巡房會親切地告訴這位病人：「你的日子差不多了，你要趕快信耶穌。」她的禱告十分有力，因此許多病人都有機會在臨終前信主。

宣教士的搖籃

大家都認識來自台東的女宣教士黃和美。和美是基督教醫院的藥劑師，她曾受一對西教士夫婦的栽培。這對夫婦在台東長期從事兒童事工，後來兒童散去，便退休回英國。然而，他們卻結了個巨大的果子，就是黃宣教士。寄語在硬土

上事奉的同工：天父記念你們的勞苦，祂與你們同工，所結的果子超乎你們的想像，不要灰心！

訪客

除了我們在中華福音神學院的同學外，遠方的好友和親戚都來訪；還有當年曾在泰北難民營服侍的胡千惠宣教士，以及韓偉院長也曾來到台東關顧這座小小的基督教醫院。韓院長坐在我的破摩托車後座，顛簸地經過石頭路，旁邊就是墳場，那是通往醫院的捷徑。

車禍

當年，台東市車輛不多，交通規則也不嚴密。六十年代，據說只有上述兩部車子。七十年代摩托車開始普及，但車禍也隨之增加，因為市民都不愛戴頭盔，特別是在炎熱的夏天，常有車禍受傷者頭破血流地送到醫院急診。醫院於是決定，每位醫護同工騎摩托車時，都必須戴頭盔。其實醫生自己也不喜歡戴頭盔，不過為了給市民做榜樣，只能堅持戴上！

記憶中有兩次頗嚴重的車禍。一次是一群宣教士開車到郊外野餐，順便為兩位女宣教士慶祝生日，還特意蒙住她們的眼睛，準備一個驚喜。突然路上有條狗亂跑，開車的弟兄無法閃避，車子便衝上路旁。可憐兩位被蒙眼睛的壽星因此受了重傷，因為她們看不見路況的危險！

另一次是醫院慶祝三十週年紀念。同工本愛和她的丈夫，連夜開車從台北趕往台東，途中出了車禍。更令人悲痛

的是，兩人當場身亡，使當天的慶祝蒙上沉重的傷感。典禮結束後，愛護本愛的宣教士們退到一間小房間裡哀傷。

車禍都是突然而來。繫好安全帶、戴上頭盔，並在開車前禱告交託，仰望那位賜生命的主！

為出生嬰兒急救

半夜，一對阿美族夫婦帶著剛出生不久的嬰兒來急診，因為嬰兒吐的奶吸入肺部。醫護同工一面細心搶救，一面同心禱告，所有夜班同工都在禱告，可惜到凌晨嬰兒還是沒有救回。

過了幾天，這對阿美夫婦再次來到醫院，誠懇地感謝大家的禱告與搶救，同時表示願意相信主耶穌，並說：「因為看見你們的愛心，我們深受感動。」

醫院的神蹟奇事很多：曾經有位阿美族來到醫院，指著牆上的耶穌像說：「我夢見這位主宰，今天又看見他的像，我要相信他。」其實，沒有人知道耶穌真正的樣貌，但是耶穌愛他，讓他得救並得永生。

又有一位阿美族人，他腿上的傷口久久未癒。一天他夢見傷口結疤，第二天果然看見自己的傷口真的結了疤，而且樣子正如夢中所見。他便稱頌醫治他的神！

醫牧

醫院的故事說不完。我最喜歡講的一段故事，是我重回台東時，一位青年和他的媽媽開車到台東機場接我。2004年

我們重遊台東，火車站早已遷往郊外的卑南區。這次，我們從高雄坐火車，傍晚時分到達台東，車廂裡載滿各城鄉返鄉投票的大學生。次日他們將投下神聖的一票，選出台灣的新總統。

下了火車，看見來接我們的鄧太太，身旁站著一位高大的青年。鄧太太笑著對我說：「龍醫生你還記得二十一年前一個刮大颱風的晚上，我來急診，是你為我做的剖腹生產手術接生。看！這就是我二十一歲的兒子啦！」接著她讓兒子送我一束花，青年人有點不好意思。我接過花，一時之間竟說不出話來，實在太奇妙了！

在人世間為人接生，看見新生命誕生的那份愉悅真是奧妙！你無法不讚頌那位賜生命的主。而多年之後，若仍能與長大成人的她或他重逢，更是難能可貴，讓我快樂、感恩！有一天，你我在榮美天家，或許會有許多人走到你面前說：「就是因為在地上你替我接生，今天我可以上到這裡來。」那份興奮與喜樂，豈不是更加巨大呢？

這經歷讓我體會：弟兄姊妹，將來我們都到天上，在人群中必定會有人一直尋找，直到找到你，向你說聲謝謝。因為在地上你為他「接生」，主賜給他屬靈生命，他才會來到天上。由醫者漸進成為牧者，我深深體會兩種身份其實十分相通。因此，我鼓勵從醫的弟兄姊妹要懷著牧者的心，而牧養群羊的教牧同工則不要忽視人的整全健康。

初抵新加坡

拆營起行

1983年春夏之交，一個清閒的早上，我站在醫院門口，按次序讀到《出埃及記》三十三章二十二至二十三節：「我必將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過去。然後我要將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見我的背，卻不得見我的面。」當日下午，我收到戴紹曾院長的來信，邀請我前往新加坡，參與開拓訓練亞洲宣教士的事工，信末赫然發現，他也引述《出埃及記》三十三章二十二至二十三節。

當晚，我和念全一同祈禱，次日向兩位醫師同工說明一切。他們十分不捨，但看見神如此清晰的引導，心中也就釋然了。一星期後，我們告訴兩個女兒要離開台東了。第二天早上，她們告訴同學們快要離開，大家都傷心地哭了。我們何嘗願意離開基督教醫院裡一群情同手足的中西方同工；念全捨不得小組護士們、台東女中的李老師，以及協同會姊妹們，都是親密的禱伴。最難過的，是女兒和其他孩子們要經歷失去友伴的傷痛。不過日後她們回到台中馬禮遜讀高中，斷了的線又重新連接起來。

新加坡是個大都會。兩個女兒在農村成長，曾蹚過小河，也攀上過貓山。她們曾經問：「我們為什麼總是要轉換

學校？」

我知道即將離開手術台，回想父親當年要離開印尼他一手開拓的教會，都是「主領我往，我必前往……」

台東是我們學習宣教生活的地方。回想當日，作為新丁，在三語齊發（阿美語、英語和國語）的開刀房服侍；念全在街邊買帶皮的豬肉和菜；我第一次駕駛摩托車；享受西教士的團契生活，女兒們也依然有西方小朋友玩伴。那串不算短的日子，雖然不是沒有困難，卻是充滿喜樂的。能夠和同工一起成長，在原住民教會講道，以醫師的身份向病人傳福音而不容易被拒絕，何等珍貴！

九年之後

在新加坡，我們成為邊做邊學的宣教士訓練者，回想起來，真是有點刺激！

學院在十年間共搬遷了四次。第一站是毗鄰新加坡神學院，那真是我們的好鄰舍。亞宣第一屆師生加起來不足二十人，麥希真院長熱情地邀請我們全體到他家用餐。他很幽默地說：「新加坡神學院老師年紀大，學生年紀輕；你們亞宣反而是學員年紀大些，而訓練者較為年輕。」是啊！我們才四十歲，韓國學員都三十歲；他們在神學院畢業後，接著到貧窮的山區牧會，有的甚至賣掉結婚戒指，有的接待乞丐留宿，之後才被接納成為準宣教士接受訓練。

24/7的團體生活

五十年代，英國宣教士艾德里夫婦來到新加坡，創辦門徒訓練中心（Discipleship Training Centre，下稱 DTC）。學生來自亞洲各地，多半是已經有青年福音工作經驗的傳道人，包括來自日本、馬來西亞、印度，也有韓國人和華人，場面十分熱鬧！1983年9月我們一家到達「獅城」，馬上入住DTC，開始全英語、午餐晚餐大夥一起用餐的日子，兩個女兒和其他同工的孩子，也展開他們自己的跨文化互動。

我由全時間在醫院看病開刀，轉變為努力備課、閱讀大量書籍、用英語教學，並與老師、學生天天一起用餐，陪他們打球，也要輪流洗餐具。這種師徒制的生活，我和念全都樂在其中。此外，我小時候學會的印尼話在此大派用場，連新加坡人都欣賞我頗為標準的口音。後來，我有機會在東馬全程用印尼話授課兩個月，這使我作為宣教士子女的優勢更加凸顯，感謝主。

在新加坡十一年，教學相長。我用《提摩太後書》二章二節勸勉學生：除了掌握課程內容，你們更要觀察我如何教導，也要預備將來自己訓練宣教門徒，並同樣勉勵你們的學生也成為訓練者。

在新加坡頭兩年，我在門徒訓練中心任教。一天，大夥兒正在午休，突然下起滂沱大雨。這時，另一位澳洲華人老師立刻叫醒所有師生集合，拿起掃帚，搬開所有溝渠的蓋子，趁著雨水把垃圾掃走。當然，師生們自己也成了落湯雞。

兩年之後，我們開始訓練宣教士，同樣是全天候（24/7）的生活，同樣每星期都有師生交流分享祈禱會。至於日常課後遊戲、陪小孩玩耍、開車送學生急診、應付突發事件，以及學員之間不同的個性與文化衝突等，實在不能盡述。這就是「跨文化團隊生活門徒訓練」的刺激！每個人都在不知不覺中拓展自己，學會接納別人、饒恕別人，並期待更像小基督。

再說一件突發事件。那天，我教完黃昏的校外宣教課，駕著學院的交通車，在路上停下來，下車買榴槤。念全留在車上，窗子打開。突然有兩個人走來，拿刀架在她的頸上。念全強作鎮定，還勸他們要信耶穌。這時我看到情況不對，快步跑過去。那兩人就和我打起來，榴槤跌在地上，我的上衣也被他們扯破。我大聲呼喝，他們不敵，就逃跑了。後來我想，他們可能是吸毒的，因身體瘦弱才敵不過我，這才定過神來。第二天回到課室，我是這樣說的：「歷史上，中世紀時南歐信徒沒有把握機會向北歐族群傳福音，結果北歐的北海大盜因為糧食缺乏，下來搶劫殺害。許多修士被殺之前，仍力勸大盜們信主，北歐人因此接觸到福音。同樣，我們應趁風平浪靜時就趕緊關心其他族群，使萬民早日歸主，不要等到他人強力入侵才接觸到福音。」

ACTI十年

1994年，我們即將離開新加坡，轉往香港繼續訓練宣教士之際，天父奇妙引領亞洲宣教士訓練學院的另外兩位開拓者，一同出現在學院。我們三人喜出望外，各自說出一番感言。

Ogawa牧師

AMTI（現為ACTI）的事工對我與妻子而言是一段令人振奮的經歷。我們即將展開一項新事工：在一個跨文化社群中，培訓來自各方的宣教士！我們必須尋找場地、床鋪和櫥櫃等物品，同時也需要物色受訓學員。

在跨文化群體中共同生活對我們而言並不輕鬆。我們都經歷了困難，但這是必要的。由於我們更多關注他人而非自己的孩子，我們的家庭生活也經歷了一些危機。但神保護了我們。與其說我訓練了別人，不如說我才是被訓練的那位。我由衷感謝我的家人、維耐夫婦和來自OMF及其他機構的所有同事、歷屆受訓者及其子女，以及新加坡的各教會。

Paul Han牧師

正因我作為受訓者擁有這段跨文化經歷，才使我在印尼的事工如此順利。我和同屆的校友們親眼見證了ACTI的成

效。當我走訪各處宣教工場時，工場督導們告訴我，ACTI的學員在多方面都與眾不同。例如：他們能迅速適應新文化，即使面對表面受西方影響的亞洲文化，也能深入剖析。他們建立了良好的跨文化關係，並在事工上結出豐碩的果子。

我們的孩子對AMTI懷有深厚的感情。當時我不得不將提摩太送往Chefoo School就讀。他是該校首位韓國宣教士子女，起初並不容易。然而，我們的孩子有幸獲得整個學校的代禱。

1991年至1992年間，我和妻子受邀擔任代院長，因此第二次參與了ACTI的服事。我有幸嘗試了一些新方法，我們決定整整一週提供不含米飯的伙食。你知道後來發生了什麼事嗎？第一天還好，到了第二天亞洲籍學員們的臉色開始變了；到了第四天，幾乎要釀成暴動了！

龍維耐

念全和我珍藏著這十年來無數美好的回憶。每期學員都各不相同，且都彌足珍貴。身為培訓導師，有太多值得觀察、學習和成長之處。我收藏了二十多面旗幟，代表著我們的校友來自哪些國家，以及他們前往服事的地方。每當我看到一面國旗，我便為該國的人民禱告。

Ogawa曾說過，我也深表贊同：在ACTI，「任何事都可能隨時發生在任何人身上」。

有天我晚上八點左右回到學院，發現一名學員和他女兒

已被送往醫院。事情是這樣的：騎車時，自行車的鏈條脱落並撞上車輪。整輛自行車飛了起來，他們倆都摔了下來。那孩子回家時，腳上已打著石膏。

我在此學到的最大教訓，便是禱告的力量。似乎在早些年，受訓者經歷著更劇烈的文化衝擊：有些人甚至因此生病，有些人覺得很難適應新加坡或西式飲食，有些人則因語言問題而感到被孤立，這讓我很擔心。

有一項我很喜愛的活動，就是Unknown to Unknown。我駕駛載著所有學員的學院交通車，途中多次停下來，每次請兩個或三個學員下車，同時給他們一張紙片，上面寫著目的地。他們不可以用地圖或打電話，只能夠問路人指點方向。小組到達前，通常我已經坐在那裡等他們。這不只是個好玩的遊戲，而是讓學員走在街上用耳朵聽、鼻子嗅，也嚐嚐當地的食物。

後記

我們三位前任院長剛好分別來自日本、韓國和香港。新加坡的多元文化成為宣教士學員們成長的好土壤，新加坡教會的愛心支持使我們銘記於心。往後，這三個地區都各自成立了宣教士訓練中心。

（原稿曾刊於亞宣的期刊*Asian Mission* ，1994年）

澳門

大約二十年前，當時在澳門的王大為牧師請我談談小時候住在澳門的情形，文章後來刊登在澳門的《時代月報》。

50年代後期的澳門十分寧靜，那時覺得三盞燈是一個很大的廣場；高士德馬路兩邊有榕樹，道路兩旁是兩層樓高、有錢人家的豪宅；雅廉坊算是偏僻，只有幾間洋房；還有一條美副將大馬路，除了觀音堂和天主教堂，那一帶幾乎沒有房屋，只是一片農田。

1958年，我再來到澳門蔡高中學讀初中三，校舍就在今日馬大臣街志道堂現址和隔鄰飯店的舊樓房。做物理和化學實驗要用志道堂的禮堂，真是十分有趣！體育課就要去南灣球場，那一帶馬路沒有人車來往，足可以舉行一百公尺賽跑。當年學生最興奮的活動就是去路環旅行，因為要趁天未亮、潮漲時開船，回程也要待天黑、潮漲時才能靠岸，這樣就可以玩上整整的一天。說來好笑，當時同學們還要為收取旅行費用1.3元或1.7元來投票，因為省下的四五毫就可以吃一大碗的雲吞麵，若不要雲吞，兩毫就夠了。

當年澳門只有3號、5號兩條巴士路線，車費1毫，但一般學生都是徒步上學。由於車輛稀少，三輪車成為當時有錢人

家的代步工具，每程約3至5毫。我還記得，三輪車上去白馬行（伯多祿局長街）那一段斜路特別吃力，幸好當時附近的坤記葡國餐廳，門口蹲著一群無業苦力，他們每日靠推車上坡的賞金就來解決了三餐溫飽的問題。

住在澳門的男孩子，幾乎沒有不對賽車產生興趣的。五十年來，賽車路線變化不大。當年漁翁街的急彎一帶還是農田，後來才修築了賽道。從漁翁街再往外走，到水塘角附近，還設有游泳棚。在沒有泳池的年代，夏天一到，大夥兒就在那裡暢泳。

以前嶺南中學的學生，會從松山騎著單車，飛馳過蔡高中學門前的東望洋斜巷，直往大街衝而下去！當年澳門基督教會算不上蓬勃，全澳只有五間教會。志道堂和浸信會相隔不遠，經常聯袂舉辦活動。我還記得，1959年復活節聯合崇拜在浸信教會後面的操場舉行，台上詩班員有百多人，我也在其中。當天的詩班指揮黃心田來自香港音樂學院，司琴傅忠樂是浸信會傅如冰會佐的女兒，她的姐姐是滕近輝師母傅忠愛。

當年志道堂雖然簡陋，但年輕人有理想。有幾位蔡高學生畢業後，就前往香港攻讀神學，包括陳玉堂、唐幼玲、麥桂盛、黃德榮、謝志偉等人。難怪有人說，澳門不僅是中西文化的橋樑，也更是孕育宣教士的搖籃。其實，今日大三巴原址是葡萄牙16世紀登陸澳門後，於1602年開始用了35年建立的教堂，當時主要用途是讓西方傳教士先在澳門學習語言和文化，然後才被派去遠東各國傳教，可視為亞洲第一所宣

教士訓練學院。

我雖然住過台北、台東、香港和新加坡，但因我曾取得澳門身份證，因此我也算是澳門人。1995年至2004年這十年間，為著訓練宣教士，我每年至少有兩個月住在澳門；這就是所謂「我家非我家」！

東馬Lawas

1986年，我前往東馬來西亞（下稱Lawas）的一家為原住民開設的神學院任教，並寫了許多信回家，分享那段令人驚嘆的跨文化經歷。念全把信件保存了整整四十年，以下是她將我寄回家的片段編輯成文。

這個族群真了不起，正是過去數十年來巨大宣教努力的成果。一本由OMF出版的書，名為《Drunk before dawn》，書中描述了福音傳入之前，婆羅洲（Lun Bawang）某些部落所面臨的危急與險惡處境。

第一週：抵達（十月初的幾天），歷經四段航班才抵達Lawas：新加坡 → 古晉（意為「貓」）→ 美里 → 倫邦 → Lawas 。

在倫邦時下起了傾盆大雨，機師表示無法飛往Lawas，可能得等到隔天早上。當時已是下午六點！我心想，或許得在這座比我們在台東住過的宣教之家還小的機場過夜。所幸到了晚上七點，機師表示我們可以再次起飛。

Lawas機場非常狹小。James Stedeford與另外兩位部落神學院教師前來接我。其中一人穿著拖鞋，另外兩人則赤腳。我們穿過跑道，走上通往小河的草坡。四人一同跳上一艘船。十五分鐘內，我們便抵達了學院，該處如今已成為原住

民神學院（Sekolah Teologia）。

我與James同住一屋，他的妻子因家事已返回英國。

學校的禮拜堂和教室位於河岸附近，主日崇拜時，人們乘著許多小船前來。他們通常比預定時間晚十五分鐘抵達，崇拜持續約兩小時。有位學生生病了，被送往醫院。當地僅有兩位醫生。眾人歌唱並拍手，歡樂的聲響充滿了這座偏遠的山區。

Mabel and Cindy：距離你們的假期還有三至四週！要努力，好好學習！非常感謝你們送的收音機。它運作得非常好。因為這裡沒有電力，用電池就能正常使用。這裡和西加里曼丹 Serukum非常相似，但環境更為原始。（註：1985年新加坡學校長假期間，我們全家曾去過那裡。新加坡學校學年是十一月中旬結束。）

我整天都在使用印尼語。好了，我得搭一艘小船渡河，才能寄出這封信。再見！（我畫了一艘小船）

10月10日 第二週

課程進行得很順利，學生們真的很喜歡我的講課，偶爾會有幾個詞需要學生幫忙解釋，憑藉他們所知的一點英語，加上我的非語言溝通技巧，他們都聽懂了。:) 我不想麻煩James，也不想麻煩那位曾在澳洲留學的Lawas院長。每晚我都花三小時準備隔天的兩堂課，沒有口譯員！

星期三是一整天的禱告日，從早上七點到中午，大家都在禮拜堂聚集禱告。今晚我將乘舢舨（小船）渡河，前往一個家

庭聖經研習會講道，並於晚上十一點返回。漆黑中坐船渡河，是一段難忘的經歷。James負責操作馬達，我則坐在中間。

週六上午

教你們幾個馬來語單字：Atas＝上面、高或進階。

STP：Sekolah Teologia Pertama（基礎神學文憑）；

STA：Sekolah Teologia Atas（進階神學文憑）

這裡沒有影印機。請幫我影印這封禱告信，並寄給我們的支持者。

這裡的師生互動並不多。下課後老師很少和學生聊天或玩耍。

我得渡河去寄這封信。現在是週六中午。

10月12日 星期日

今天我在主日崇拜中講道。我請求使用英語，並請James為我翻譯。

你知道的，我上課時可以停頓，甚至翻查字典 :)，但講道時必須一氣呵成。

感謝神，來到Lawas已十天，完全沒有頭痛。神已醫治了我。

收音機非常實用。我很高興你們當時催我說：「買啦、

買啦」。

剛從教會回來。眼前景象令人驚嘆：教堂鐘聲一響，人群便蜂擁而至，有的從山路走來，有的乘著舢舨或小船。詩歌已經開始，但人們仍成群結隊地湧入，擠滿了這座小禮拜堂，至少有兩百五十人，其中許多是學生。

Helen：請把車開去保養，修好消音器，調整煞車和方向盤，並做前輪定位。另外，請支付園丁為學院割草的費用。

Mabel：去台灣的簽證進展如何？護照續期辦好了嗎？你們三個人要去金馬崙高地（那裡是「OMF聖地」）都需要護照喔 :)

我最近過著像部落居民般的生活。這裡沒有商店，所以無法購物，除非渡河。

我需要為美里的一間華語教會宣教大會做準備。

10月14日 星期二

已經授課十天了。感謝神，我能完全用馬來語授課，現在也更流暢了。今天早上我講解了巴別塔、五旬節，以及神揀選亞伯拉罕來賜福萬國的經文。我也帶領他們進行了一項溝通練習遊戲。他們全都領會了其中的精神。

10月19日 星期日

在美里馬來西亞華人教會舉行的宣教大會非常成功。有

超過三十人回應要更積極參與宣教事工，其中五位年輕人決志成為宣教士。教會感到他們的宣教世界觀與異象都得到了拓展，這間華人教會將37%的奉獻收入用於宣教事工。

明天（10月20日）我將在美里聖經學院講道，並在Bill Lyda家中過夜。Dr. Taylor請我向Bill轉達幾句話。請向Dr. Taylor轉述我在美里與華人教會及聖經學院等處的經歷。我將於週二返回Lawas。

Helen：當你和女兒們於10月28日抵達金馬崙高地時，請再寄一封信給我，之後我就收不到你們的信件。請將你們的新護照帶給OMF總部秘書，讓他在每本新護照上蓋章。否則，你和女兒們需要同時攜帶新舊兩本護照。不要兑換太多現金成馬來西亞貨幣，因為當你兑回新加坡貨幣時，會貶值。

10月22日

我正在一家茶館寫信，等待有人來接我們前往不同的村莊進行佈道。這週我沒有在神學院授課，因為所有學生都參加了一個退修會。

我將造訪三個甘榜（村莊）：Sidang烏蘭、Sidang門達隆，以及Sidang斯里梅蘭蒂。（註：Sidang意指一組房屋或一個小村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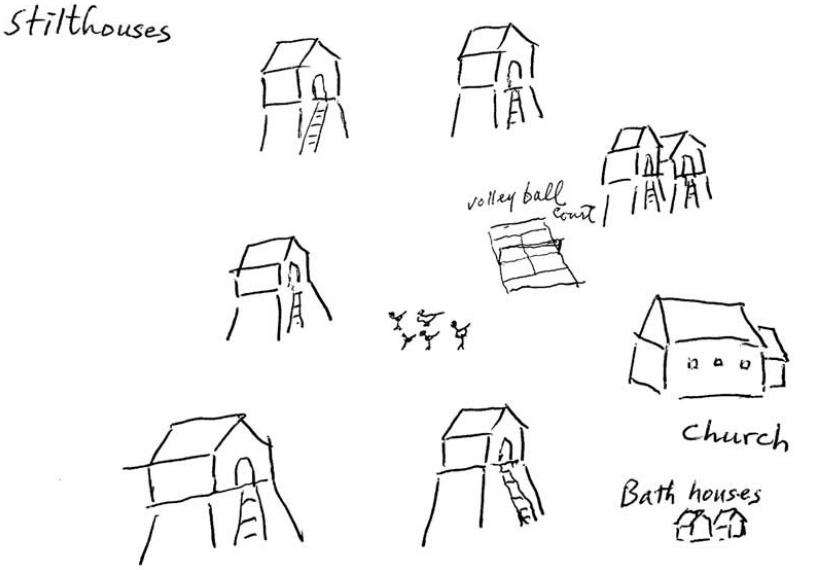
我實際上等了數小時，才有一輛小型車輛前來接我和James。我們共乘了一半路程，之後我就獨自前行。我往東行駛，路況非常顛簸。經過一個多小時，我們抵達了砂拉越的邊界。

他們需要檢查我的護照。之後，我們抵達一間小木屋等候另一輛小型車輛。我等了兩小時才等到那位部落牧師。下午五點時，我們終於抵達一個小村莊 —— 烏蘭。車子停下後，我們步行十分鐘才進入村莊。

Lumbawang村地圖

這村莊太令人振奮了，百分百是基督徒。有教堂和教室，有排球場。許多高腳屋搭在濕地上，一間是校長家，兩間是教職員住的，一間是我住的。旁邊有幾間小屋：是公眾洗澡間和廁所。

四周都有人養雞，小孩在嬉戲，後面是集結的空地。



註：Lawas和美里（Miri）位於砂拉越。



倫邦族

倫邦族曾被記載於*Drunk before dawn*一書中。該部落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歸信基督。當我造訪時，部落成員仍百分之百信奉基督教，實在令人驚嘆。

晚上七點享用晚餐，菜色有野豬肉、雞肉和蔬菜，份量相當充足。我被告知這個部落特別蒙福，且「不致缺乏」（詩篇二十三篇）。另一個原因是他們不喝酒也不抽菸（註：在歸信基督之前，他們耗盡農產品來釀酒和製作菸草）。如今他們蒙福，並在基督裡享受更美好的生活。他們每隔一晚聚會，每天早晨也聚會敬拜並聆聽神的話語。

晨曦聚會於上午七點半開始。時間一到，牧師敲響一個舊氧氣罐（充當鐘），遠近眾人便紛紛聚集。一百五十人擠滿了這座小禮拜堂。他們先唱詩，聽取報告，然後由我講

道。我講了四個人將「癱瘓者」抬到耶穌面前的故事。感謝神，我能用印尼語講道，這是神賜予我的特別恩典。

前往門達隆

明天早上（10月23日），James將以印尼語講道，主題是「信心」。我們將於上午十點用午餐，隨後前往另一個村莊 —— 門達隆。我們將步行半小時穿越森林，並兩度經過吊橋。傍晚時分，我將再次講道，預計會有三百人參加。門達隆有一所初級聖經學校（STP），共有三十名學生。

10月24日

清晨約六點半，東道主為我們準備了早餐，是Mee Goreng（炒麵）。味道不錯。之後我們乘吉普車前往第三個村莊 —— 斯里梅蘭蒂聚會所。這段路程讓我想起多年前往台東大武時的情景，路況非常顛簸。很高興能休息到傍晚，之後再用馬來語講道。今晚將有一百五十人前來。

10月25日

今天是星期六。敬拜在五點開始。我再次講道，這次是新的信息。感謝神，我只需講道二十分鐘。這些村莊有一半沒有牧師；即使有牧師來，過幾年也會離開。

你們在金馬崙高地的時光過得如何？在那裡見到朋友了嗎？當你們讀到這封信時，應該已經回到新加坡了。而我會

在你們之後不久也回去。Mabel and Cindy，我們可以慶祝一下！

愛你們的，爸爸

後記

今年初和東馬砂拉越王寶星牧師聯絡上，知道時隔超過70年，如今東馬仍然可以看到早年原住民復興的現象。例如*Rushing Wind*一書記錄的「巴里奧大復興 —— 一個馬來西亞的故事」"Bario Revival - A Malaysian Story"。

今年（2026年）華福50週年，以及明年（2027年）砂拉越華人年議會將舉辦宣教大會，慶祝海外宣教三十週年，均選址在砂拉越舉行。一位資深馬來西亞宣教士告訴我，現在（2026年）東馬信主人數已達50%（不包括馬來人）。

繼往開來，宣教後浪推前浪，盡顯上主奇功。

跨文化生活點滴

甚麼是文化？

這是指相當數目的一群人，有屬於他們自己不同於別人的生活：衣食住行、語言、風俗習慣、文藝創作和宇宙觀等。至於學習新的文化難不難？則因人而異，又因不同方面而異。有一對夫妻去了非洲宣教，丈夫對當地食物難以下嚥，但村落簡單生活則沒問題，而妻子卻剛好相反。

文化衝擊

五十年前「文化衝擊」是個新鮮話題。當年我在台東遇見一位資深女宣教士，她說：「我初到台灣要學語言，中國話真難，我天天上完課就哭，懷疑自己又做錯了什麼？現在才知道有文化衝擊這回事。」

面對文化衝擊時，通常會失去信心，想放棄，或有身份危機的不安全感、容易緊張、疲倦、失眠等。首先要找一個合適的人傾訴，抒發一下。

學語言這回事

切忌比較。我們差會的資深同工會告訴新丁：多數女宣教士學語言都比較快，做丈夫的要放輕鬆一點啊。還有，

兩三歲的小娃娃學語言可快，這是天父給他們的禮物。也有宣教士在自卑感作祟下，慢慢與配搭團隊和社會脫節，服侍也沒有果效了。不怕說錯話，不怕別人笑，有勇氣從錯誤中學習，是突破語言學習障礙的最佳方法。最好有足夠的生活費和時間，至少以一年時間專心學習語言，不必急著投入事奉，因為一旦開始事奉，就失去學語言的勤奮心了。

先知角色與文化認同

認同，不是盲從。甚麼是先知角色？就是在危機中願意說警告人的話語，正如保羅在《加拉太書》說「十字架討厭的地方」。至於文化認同，包括在衣食住行和社交禮儀等方面，在適當範圍內，盡量入境隨俗，所謂「對方接受你，才容易接受你所傳的福音」。心意常常更新、改正或諸事隨和，其實不容易拿捏。切忌獨行獨斷，宣教團隊內應不住檢討和調校。

華人差會與國際差會的差異

國際差會在經驗和制度方面比較完善，但華人進入團隊要有心理準備面對更多文化衝擊，和同工之間的溝通、語言、價值觀和生活習慣等等，需要調適。英語要流暢，要有包容的心，不卑不亢地學習西方人的長處。有些華人差會，今時今日已被磨練得成熟，甚至青出於藍了。

團隊精神

團隊失和是宣教士的致命傷。華人被視為一盤散沙，

宣教士們有時也如此。我和念全參加西差會近五十年了，我相當佩服西國同工的團隊精神，潛移默化之中，也幫助了我訓練宣教士。跨文化事奉諸多挑戰，但人際關係不和諧，更容易讓人覺得痛苦和難受。認真地了解自己，也學習認識別人。修讀一些心理輔導課程，勇敢地接受輔導，都是有益的。

子女教育

今時不同往日了。認真地和差會以及相熟的比較資深的宣教家庭切磋，又要看看子女的個性：有的很獨立，很喜歡團體生活；也有比較需要父母陪伴的。後者更適合在家上學，當然要看看父母是否適合，或願意當起孩子的老師來！

不能盡述

相信有宣教心的你，已經閱讀過不少有關跨文化生活的刊物或書籍。在此提示：除了應付文化衝擊，更要認識和應付屬靈爭戰；懂得獨處，也懂得結伴同行以減少孤單；學會搬家和簡單生活，也要學會「斷捨離」。

「SOH」

最後送你一個秘密武器：「SOH」。它助我五十年來渡過難關，放下身段，接受挑戰，永不言棄；這就是Sense Of Humor（幽默感）。

一生獻一年

我喜歡在差傳年會呼籲信徒站起來奉獻：一生獻一年。多年來，已有許多教會和許多信主群體在實行了。近年來，遇到一些年長的基督徒很興奮地告訴我，他或她已經實行退休後獻上一年，或不只一年去宣教。可喜可賀！年輕人累積短宣的時日，也算是一生獻至少一年。

華人教會要積極參與普世宣教的首要之務，是把教會總動員起來。例如一千人的教會，其中可能有五十位成為專職宣教士，前去長期或中期宣教。至於其餘的九百五十位，若能動員起來，那麼一人一年，就有九百五十宣教年囉。可惜許多信徒認為：若我不能一生投入又有什麼用呢？於是，這裡少一個，那裡少一個！難怪今天在差傳聚會中，當講員發出呼召時，許多信徒左看看、右望望，心裡說：「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留在舊金山。」

「一人一生獻一年」，我已經在差傳年會推動了將近三十年。當年還盛行差傳認獻，說明是在什一奉獻以外的。有一年，新加坡懷恩堂在差傳年會中，請小朋友把過去一年儲存零用錢的撲滿，擺在台前一齊敲開。隨著嘩啦嘩啦的聲音，錢幣灑滿了一地，兒童們快樂地歡呼，留給他們很深刻的印象。很可惜，現在差傳年會有的已縮減，選一個主日崇拜稱為差傳主日，甚少教會鼓勵或設有差傳認獻。這篇短文

不是在慨嘆今非昔比，而是相信天父在末世要做一件新事，福音要直傳到地極。讓我們一起忘記背後，努力面前，以新皮袋注入新酒。主必定快再來！

薪火相傳

幾十年前，宣教士沒有機會受訓練就出發了。他們堅忍、耐勞、流汗和流淚，是值得我們敬重的拓荒者。如今，華人差傳運動已大大增長，宣教士訓練亦已開花結果了，現在要發掘一批訓練者。基本上，每位宣教士都應該訓練後來的宣教士。香港和台灣有些差會已規定，每位準宣教士或在職宣教士必須參加訓練。這是大有好處的，將來可以輪替投入，去訓練下一代新的宣教士。

差會若要調動資深宣教士回來，投入領導層的行政工作時，能保留20%至30%的時間和空間，讓他們以訓練者的角色，造就下一代新宣教士，是十分有價值的。

讓我今日給已在工場的華人宣教士一個挑戰：十年後，你們都是理所當然的宣教訓練者。你們一邊做一邊進修，不與時代脫節，新世紀新一代宣教士，需要你們靠著主的大能大力去倍增自己（multiply yourself）。

有心成為宣教訓練者的同工，必須先有工場經驗。即使已修完宣教學正規課程，有了宣教學位，還是不夠。一定要投身在一個跨文化宣教工場中至少三至五年，親自體驗跨文化生活、事奉、人際關係和差會供應等等複雜情況，才能擔任訓練者的角色。

也給目前的宣教士訓練中心和學院一個挑戰：加緊培訓訓練者！當一位準宣教士來接受訓練時，就要給他最好的訓練。主不但揀選他做宣教士，更可能揀選他日後成為一個訓練者！他也要薪火相傳，成為培育下一代訓練者的訓練者！

輪到你了

宣教士家書的每張照片，都在述說一個愛的故事，透過這些會說話的圖片燃點大家的宣教心。我曾經讀到一本圖片冊：《提籃橋 —— 猶太人的挪亞方舟》，看見二次大戰時，因來到上海避難而逃過死劫的猶太人生活片段，我為著華人和神的選民，有過刻骨銘心的相遇而歡欣、感動。

七十年代是中國人接下醫療宣教棒子的年代，有人去了非洲、南美、南亞醫療宣教；我去了為台灣原住民而開設的台東基督教醫院和附近的醫療站。那年代，各地華人紛紛成立宣教團契，神學生修讀宣教系。

到了八十年代，另一類的帶職宣教士出現了，他們是商人、學生、教師、教授。

進入九十年代，全球互動，商人和專家無遠弗屆。二十多歲的青年就已經坐慣了商務客艙，去到一些以前甚少聽聞的城市，例如杜拜、胡志明市和波哥大。華商在全球各地攀上事業高峰，基督徒的生命見證成了傳好消息的橋樑。

就在進入二十一世紀之際，透過一小撮的屬靈尋根者仔細尋訪，找到了六十年前由中國西北往西，一直到喀什的傳道者的腳蹤，知道原來神早就為穆民得救恩，作了奇妙的鋪排和導引。神的心意不斷地顯明，直到如今日期滿足。911之

後，西方同工拍拍我肩膊說：「向穆斯林傳福音的擔子非你們亞洲人去挑不可了。他們不歡迎科班出身的牧職者，反而對帶職者而言，是個黃金機會。

跨文化宣教確實不容易；要學語言，要適應文化，一家人要住上好幾年才慢慢被當地人接納。所以必須趁著年輕、專業剛開始、文化適應力強、應變力好、可塑性高、敢衝敢闖和身心靈強健的年紀，就抓著時機有備而去！

我常想，華人為了賺錢在俄國忍著飢餓，頂著風雪售賣衣服，或是在南非冒著被洗劫殺害的危險賣雜貨，堅強得很。為什麼一提到宣教就覺得是莫大的犧牲？我們不覺得這種想法很傷主耶穌的心嗎？

早在十八世紀，歐洲莫拉維亞信徒蒙神引導，受感動，舉家遷居至北歐、冰島、格陵蘭和西伯利亞，去拓荒傳道，為福音緣故打工維生，甚至自賣為奴，成為今日帶職宣教者的典範。我所敬佩的宣教先鋒王永信牧師四十年前已經提示：二十一世紀將有許多華人出去把福音傳到未得之地。他們大多數是從商，做小生意，這是神給中國人特別的本領 —— 商人宣教。

我有一位朋友二十年前就想去宣教，最後，他和家人終於踏出去了。但年紀大了，在本國事業已創高峰，到了當地放下身段相當艱苦；不過他選擇留在當地。這份執著令我佩服！

另一位朋友的兒子今年三十歲，已先後被公司調派到三

個不同國家去做主管，都是福音未及之地。妻子放下優職隨行，成為自由傳道。看到他們，彷彿看見當年的自己。當年親友都質疑我們夫妻二人讀了那麼多書，怎麼不定居發展事業，跑到台東去？念全和我從未為六十年前的決定後悔過。一生的年日其實不長，等待我們去傳福音的靈魂何止千萬呢？

2023年土耳其大地震死了十多萬人，近幾年全球各處的戰爭和天災，每日都有幾千人喪命。「趁著白日，快作主工！」你聽見了嗎？起來！回應神的呼召！

若你還未有服侍異文化未聞福音者的負擔，也請你放眼世界，各地哪個國家沒有華商？哪個已發展國家沒有華人留學生？他們正等待你去指出生命的方向，去告訴他們賺得全世界卻不知往哪裡去是根本不划算的，華人絕頂聰明，但我們卻不是個很快樂的民族，因為我們不懂得抉擇，一再失去了上好的福份。

從前華人以為富起來，幸福也必隨之而來。現在大部份華人都不算窮，但家庭問題卻越來越複雜難解。親愛的弟兄姊妹：華人的盼望只有在基督裡。

福音書記載一個少年財主來見耶穌，求問怎樣才能得永生。耶穌卻直言必須跟從他，但那少年人因為「產業很多」捨不得放下，就憂憂愁愁地走了。基督本來富足，卻因你我成了貧窮，使你我因他得以富足。你願意一生跟隨祂，還是憂憂愁愁地走了？

銀髮宣教

無論你是二十五歲或是五十二歲，都可為神國多結果子。

「那時我正四十歲……我專心跟從耶和華我的神……看哪，現今我八十五歲了。我還是強壯，像摩西打發我去的那天一樣；無論是爭戰，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時如何，現在還是如何。求你將耶和華那日應許我的這山地給我……於是約書亞為耶孚尼的兒子加勒祝福，將希伯崙給他為業。」（書十四7～14）

大約2007年，新聞報道塔利班終於釋放了被囚近四十日的韓國人質。鏡頭面前的小子們臉帶笑容，仍穿著當地的衣袍，踏上回家的路。這幅美麗的畫面何止會列入年度十大新聞！簡直是亞洲人宣教的大事記。網絡上激辯：有說這些小子們不知天高地厚，冒犯當地文化，還連累了家人、國家和同路人。但我佩服韓國基督徒的勇敢，相信他們下一年夏天還是會派出醫療隊和農耕隊，向地極、向未得之民進發。就連我們四周華人青年子弟的宣教心也越來越熾熱，對父母帶來一定的衝擊，是父母起來回應大使命的時候了。下面舉幾個例子：

美國有一對華人夫婦，送兒子回香港學中文。過兩年，夫婦退休了，毅然決定前往東亞教英文，彰顯基督的愛。從

前是兒女先信主，帶父母信主；現在子女出去宣教，把宣教心傳給父母。只是，我們的心預備好了嗎？

曾在東亞開放地區宣教的一對美籍華人夫婦，兒子讀大學時忽然想去當兵，而且盼望進駐伊拉克。後來父母想通了，是神透過他們的兒子把穆斯林地區的負擔交給他們，於是決定回應神第二次的呼召，踏上宣教下一里路，以兩人成熟的事奉生命，獻給中東的未得之民。

有一位長老，年近七十歲時與妻子同往中亞洲，當地穆斯林宗教領袖接見他，從心底佩服他們的犧牲和無畏，史無前例地發給他辦學准證。十年之久，他們除了寒暑假回老家和兒孫團聚之外，中亞已成為他們的第二家鄉了。

一位外科醫生年輕時沒趕上「宣教船」，留在家鄉服務社區，受到教內教外的人敬重。到了中年，他改為部份時間行醫，經常進出東亞培訓領袖，後來更提早退休作全時間宣教。

姊妹也不乏提早退休，全職宣教。Jan前半生在芝加哥，下半生往澳門宣教。她一頭銀髮神采飛揚，在澳門的斜巷小街熟練地穿梭上下坡。她還教我去哪個方向該坐甚麼公車。

另一位姊妹中年喪夫，她決定把丈夫的遺產捐出來，為偏遠地區華人神學院建造圖書館，又思考設立一所專為傳道人退修，重建心靈的美地。姊妹把別人視為安全感的錢財，毫無保留地用在宣教上，這是許多人都可以做到的，對嗎？

還有一位中年姊妹，兒女已成年，她獨自前往窮鄉僻壤照顧一群孤兒。

一位千人教會的牧者決定全時間往「10/40之窗」投身穆宣。一對夫婦願意跟著子女住在宣教工場，幫忙探訪、教英文和看顧孫兒孫女。

又有退休女傳道，組隊定期探訪不同的宣教工場，鼓勵宣教士，替他們煮飯、清潔家居和聆聽他們工場中的甘苦。這些佳美腳蹤就在你我四周，他們找到了人生下半場的起跑點！

資源缺乏的村校全班共用一副眼鏡，兄弟輪流穿同一雙鞋子；你聽過沒有？退休教師們：你們願意展開教學的第二個春天嗎？遠方的孩子們正等待著你們！

知難而進，有備而往

中年宣教，捨棄已習慣的生活方式談何容易！當兒女成婚，孫兒女出世，你和他們聚少離多，那份懸念不容忽視。但也有好處，難得一聚，大家都珍惜期待，免去一些三代之間緊密相處的張力。如果夫妻其中一人擔心自己不能適應宣教生活，不妨用半年去嘗試。萬一仍無法適應不必勉強，回來之後你們在教會更務實地支持宣教，鼓勵宣教心，同樣重要。有些教會已有固定的宣教對象路線，你們跟著投入就是。同時，你們知道其他地區有需要，又獲得教會的鼓勵和代禱也是可行的。

徵得兒女的同意

五十年前我們在俄亥俄州的時候，一對牧會很有經驗的夫婦決定去拉丁美洲宣教，初時他們的女兒不太贊成。有人問：老年宣教也要得到成年子女的同意嗎？是的，最明顯就是關心他們能否勝任。又或有個人原因，盼望你們代為照顧小孩，也就是你的孫兒女。其實最重要的是看你們身體是否健康？夫妻是否同心？

亞洲人帶職宣教的形象

亞洲人比較習慣大宅院或大家庭式的生活，對個人私隱不那麼認真，也不那麼注重休假。又有文化上謙遜的傳統，比較不會予人威脅感。

金銀良機

很多專業人士雖然有志於跨文化宣教工作，卻未把握時機裝備自己。在此勉勵有宣教心者，須預早定下接受聖經神學的訓練，和了解將前往的國家的地理和歷史。

年輕基督徒宣教是黃金機會，中年或退休的基督徒也可以把握銀色良機，為主走出去。我認識一對已退休的夫婦，是客家人，每年定期去台灣向同鄉人宣教。又有一位在北美多年的老姊妹，撇下兒孫去東亞入住老人院，結滿佳美果子。

鞋模子

每個宣教士都需要經過許多大大小小的琢磨，每個環節都是不可少的。我和念全曾經在拜訪支持教會途中，路經芝加哥附近的荷蘭村時，進去看看他們的木鞋是怎樣製造的。只見老工匠拿起一塊木頭，前前後後大刀闊斧砍了幾刀，再用小一點但十分鋒利的刀不停地四周削，大約十分鐘後便削出鞋形，接著他把已具鞋形的木頭套進機器：左邊是一雙鞋子模型，右邊的木頭被削得越來越平滑，直到完全像左邊的鞋模一般。就像配鎖匙的機器一樣，機器轉動時只會照著模子的形狀磨出另一條相同的鑰匙來！

從荷蘭村出來再上公路，天父引導我不斷地思索：為什麼有些宣教士成功，有些卻屢屢失敗？我看見兩點：第一，那失敗的並非失敗，而是尚未成功！工匠仍在雕塑，他有時還必須大刀闊斧地砍。天父的智慧有時候也頗為大刀闊斧的。

我也回顧神曾用些甚麼樣的鞋模子來琢磨我。想起五十年前把我推了一把的一位牧師，禱告神讓我們「或死或活都是主的人」；我又想起神學院院長和我的牧師，他們兩位在講道上和心智上都是我的榜樣。他們專心、細心、周到、不放棄和不使人失望，如詩歌中的「我要真誠，莫負人家信任深」。

我又想起我的父母親。父親一生堅守原則，不求虛名但很有自信；母親很有信心，完全相信神一定會幫助她。還有我所屬差會的總幹事，他是一位極能建立團隊的領袖。

親愛的教牧同工們，神必定會在你的羊群中興起許多傳道人和宣教士。在廣義上，他們都是你的接棒人，在牧養過程中你是他們的善牧良模。宣教士不是差會的產品，宣教士是牧者悉心栽培出來的。你的工人心智、宣教心和牧者風範，早已一點一滴地傳授予這些未來的宣教士。

我為神曾經使用來模鑄我的幾位牧者感恩，也鼓勵每一位牧者：宣教士們需要你。你是神手中的模子，不是刀子斧子，而是你的生命在模鑄他們。你是宣教大業中最重要的關鍵人。

差傳鐵三角

曾刊在世界福音動員會香港分會的專欄，特選四篇。

差傳鐵三角之一：神學院老師作為宣教教練

回想我在神學院時，著手申請前往P國一間醫院醫療宣教。院長很有智慧地，安排我先在台灣山地教會服侍，又派我到台東和蘭嶼等偏遠地區去走走。寒假時，這位院長親自帶學生往山地教會實習。我又認識另一間神學院院長，更帶著學生翻山越嶺體驗數日。他說途中每個同學體能受到考驗，個性也就原形畢露！

後來，我在台東基督教醫院，除了開班教授聖經，我還當起同工們的宣教教練。其中一位姊妹想踏上宣教路但不知怎樣找路？我們夫妻便特別栽培她：閱讀差傳書籍；師母陪她去蘭嶼看看雅美族的生活；我們又協助她申請差會。今天她已經宣教四十年，退休了。

是的，神學院理當成為差傳同工的搖籃：辦講座和分享會之外，老師們可領導學生一同去短宣，細心觀察他們在跨文化環境中的種種反應，回來後善加指導。

在本地神學院師生可定期一同登山遠足，不但可以操練為城市禱告，更可看看同學體能和堅忍的力度。途中暢談，

不同的個性會較平日在課室裡更易顯露。老師若夫妻同行更可以讓學生認識為人師者的父母心。學生未必有信主父母或對父母認識未必深入，師長受主託付去栽培工人，多付點代價是值得的。

差傳鐵三角之二：培育主日學生的宣教心

很多時候牧者或父母或主日學教師，並不重視孩童的獻身心志，以為他們說說而已，但事實卻不然。我的弟弟在三、四歲時已嚷著要當牧師，結果神真的這樣引導他。

除了認真對待兒童的決志行動之外，也不可忽略每位孩童的差傳教育，因為他們將來若非傳者，便是差者。每個信主的兒童都應該學會為宣教士禱告。

以下是一些可行的途徑：

- 鼓勵主日學教師參加短宣或上密集宣教課程；
- 讓教師學習寫宣教教材；
- 請宣教士子女在主日學分享；
- 最後：舉辦主日學教師家長、學生短宣。

差傳鐵三角之三：風景、工具、人

波蘭人類學家Ewanska女士研究印第安人世界觀。他們把所有事物分成三類，第一類是風景，第二類是用具，第三類是人。

風景：包括天象、地貌、自然現象、花草樹木和山川河流等等。風景供欣賞，但不會付出太多感情。

工具：包括家具和農具等等。Ewanska沒有説明動物是屬於用具或是風景，或者介乎二者之間。人和工具之間也沒有深厚感情，不過懂得珍惜有用的工具，用得著時細心照顧，不再有用時便置之不理。

人：人是最重要的，人比務農更重要。

幾經深入研究，撰寫論文時Ewanska頓悟到：原來我們人也不自覺地把人分成這三類：風景、工具和人。

誰是我們的風景？可以説人看大多數的人都是風景。走在街上，在飛機座位上，甚至在教會的崇拜聚會中，難免大部份都是我們的風景，可以欣賞，但不會付出感情。鄰座的人生病，或有心事，徹夜難眠，我又怎會知道呢？

誰是我們的工具呢？是我們的同事、主管或同工嗎？在有用時對他照顧有加，噓寒問暖；沒有用時便不聞不問。更可怕的是，有時候對自己家人也有如工具。

你我當然不可能去愛每一個人。可是若把圈子縮小，你我都有家人、親友、教會、團契和差傳團隊。我們看他們是風景？或工具？

思考：有一天，當他們不再是你的主管、同工和下屬時，你是否仍然尊重他？愛他？祝福他？

差傳鐵三角之四：過山車

當你出外宣教一年到兩年，外出時經歷過「衝擊曲線」：興奮，抗拒，恐懼，適應。回到香港，又有比較輕和比較短的衝擊曲線：興奮（回來了），抗拒（不太習慣香港的速度），恐懼（工作崗位有點壓力），經過一兩個星期，最多一兩個月，終於適應下來。

這文化上的衝擊曲線有點像坐遊樂場的過山車，高高低低，你非要抓緊扶手不可。建議你把離港一兩年的經歷，及回港後的經歷，寫下自己在衝擊曲線中每段的感受。在興奮的高峰期你會感恩和謙卑嗎？在谷底震撼中，你抓到扶手嗎？

成為幫助者、啟迪者

我稱呼參與短期差傳者為「海歸一族」。非常期望你們不要浪費這寶貴的經歷，並且動員起來，主動組成網絡去扶助即將出發，或仍在工場，或已回歸的同路人，成為幫助者。當你用電郵、在網上見面，或相約茶敘，對方的感戴會給你帶來一種醫治的功效。

你宣教的經歷更可以啟迪各同儕也有宣教心。讓我說一段往事：

多年前香港差傳界，透過教會和差會呼籲，尋找一位家庭教師，去俄國教導兩個宣教士兒子。條件很簡單：「只需要大學畢業，喜歡小孩子，喜歡教學，願意學習過跨文化生活，適應寒冷的天氣。經過差會面試、心理測驗和甄選合適

便將獲接納。」怎知經過一年都沒有人問津。我們便和大女兒商量。她很快就答應。她說：「我從小跟著你們過跨文化和常搬遷的生活。我小學是在一個多班教室，類似在家上學（Home School），我也曾住過宿舍，我很嚮往有一年短宣體驗。我大學畢業不久，報館的工作可以放下，日後再找工作不難。」

女兒在工場一年，當然經歷過上述的四個震盪期。當中也經歷天父的奇妙保護，但她最珍貴的是：

1. 認識自己原來很喜歡和小孩相處，而且想像將來成為母親自己是怎樣的一位母親呢？
2. 很會創意教學，和孩子玩在一起，用泥膠製作香港地理模型，在客廳用繩子掛起吊橋，寫出簡單的俄國史詩，幫助大男孩準備遠赴外地就讀住宿學校，也幫助他弟弟進入本地國際小學，每天放學和他聊聊當天趣事。
3. 住在俄國一個女士的家，由一句也不懂，到可以流利地用俄語交談。回到西雅圖之後，她有機會在醫院當起替病人翻譯俄語和普通話的翻譯員。

後來我們兩夫妻重溫女兒這段經歷（已寫在《另一種鼓音》一書中）就不住地鼓勵、啟迪有類似心志的大學畢業生，踴躍應徵在宣教工場做家庭教師、國際學校教師，特別需要中文教師。你帶著傳福音的心志踏出去，就是帶職宣教了。

親愛的海歸一族：祝你也成為幫助者和啟迪者。

宣教士訓練：回顧與前瞻

—— 寫於差傳事工聯會五十週年

1995年，「宣教士職前訓練」由「文化交流服務中心」帶頭開辦。1997年交由香港差傳事工聯會接棒主辦，至今已有二十八年，其中頭二十年與澳門聖經學院合辦。

回想起第一屆有九位學員，來自台灣與韓國的各有兩位，之後每屆人數均有十多人。訓練導師除了我們夫婦，尚有住在澳門的巴西教師Olinto Oliveira夫婦，以及同樣來自巴西的Shalom Fan。數年內先後有姚桂芬、曹姿孋和翁競華夫婦加入。



龍醫，攝於2013年

跨文化職前訓練於澳門進行



訓練為期四星期，採取早午晚緊湊的團隊生活模式。除了宣教理念，也著重深度認識宣教士生涯，多位由各地專程前來的資深宣教士分享他們的生命與事奉歷程。上午由訓練導師以及資深宣教士授課，內容整合理念和實踐；下午安排各種活動，如街頭佈道、工作坊和個別協談等；晚上是圍坐暢談、同禱或一些輕鬆的團體時間。其後，課程加入了「認識屬靈爭戰」、「認識自己」、「認識伊斯蘭世界」和Business as Mission等主題；曹姿孋和翁林惠華兩位輔導員悉心指導「心理健康」；Olinto則很精彩地指導學員街頭佈道，勿急於派單張。

- 模擬宣教工場是課程最大特色。有如航空駕駛員，升空前先在模擬駕駛艙多番練習。澳門是一個多元文化的小城市，十分適合我們去體會跨文化的種種驚與喜，同時也讓香港學員專心學習跨文化生活。除非有特別原因，學員必須全時間投入，只有週末可以自由活動；我們的訓練團隊有單身也有已婚宣教士。已婚導師必須夫婦一齊參與，盡量和學員同住，這也是模擬的一部分，身教與言教並重。
- 另一特色是訓練導師需要輪流「陪課」，應和講員所述，互動之中深化學員們的領悟。此外，由於多位差會負責人前來授課，期間就能自然地和所屬的宣教士交談，觀察他們在團隊生活中的呈現，成為很好的參考。上述細節已於《跨文化職前訓練手冊》和《同路人》中詳述（兩書均由差聯出版）。

天賜良機

跨文化職前訓練（Cross-Cultural Training, CCT）的策劃實在天時、地利、人和各方面都蒙天父引領。時值香港差傳動員全盛時期，參與穆宣的差會快速增長，迎接「10/40之窗」宣教契機；進出香港的資深宣教士和差會領袖都非常樂意坐船往澳門授課；住在澳門的宣教士們也欣然被邀請來分享、導賞。

盧家馭牧師、戴紹曾牧師、蔡元雲醫生和羅曼華博士從最初就鼎力支持。盧炳照牧師分派差聯行政同工專責協助學員申請等一切行政事宜，讓這每年兩次遠在澳門開辦的訓練課程得以無障礙進行。



緊密的訓練生活有笑有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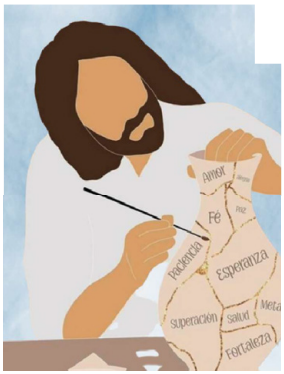


CCT同學的珍貴回憶

全人訓練

宣教士訓練是全人訓練（Holistic Training），包括「所是、所知、所為」（Being, Knowing, Doing）。故此，導師是學員的勉導（Mentor）和牧者，他們的所是、所知、所為就是讓學員們觀察、領悟的榜樣。

歷屆訓練導師不斷貢獻新的創意啟導，令團體生活不沉悶，刺激學員跳出框架思考（thinking out of the box），學習應變、處理衝突、危機等。簡短分享兩個片段：



- 緊急召集：午夜之後召集大家起床，到指定地點集合，每人須帶一瓶水，一張護照用的照片。
- Unknown to Unknown：學員分成小組，向便條上寫的地點進發。過程中只可以問路及乘公共交通工具，預備他日初到工場須要找路。

同心禱告，屢見天父奇功

訓練導師在開課前一兩星期，會一起退修祈禱，提名為每位學員禱告，也會約見他們。禱告中往往看見神更美的安排，例如編排學員房間：有一位西方來的高學歷華人要和一位基層學員同一房間，彼此都受到磨練。訓練期間幾乎每天都看見神的奇功，數說不盡。

寄語今後導師們必須每日為學員祈禱。

訓練導師感言

姚桂芬：「參與訓練宣教士時，雖然已有宣教工場經驗，我仍視自己為學生。之後繼續參與，我視自己為重讀生，加深加強自己的宣教服侍裝備。同一課題，同一講員，竟然好像沒有聽過似的！感謝神給我這重複學習的機會，自助也能助人。」

洪雪良：「CCT 是綜合being、knowing、doing的宣教士跨文化訓練。我自1995年至2017年一直有不同程度的參與，喜見每一屆的學員都表示深得幫助和造就，為此感恩！」

翁競華：「當我預備宣教士訓練的材料時，不論閱讀或沉思，都看見天父過去在我生命中的工作，感謝天父。身為宣教士，深深感受到要一生受訓，宣教士訓練是生命的訓練，生命未完全，仍要接受訓練。」

龍蕭念全：「最感動是在小組或個人協談中和學員一起流淚一起歡笑。在最後一天，同唱『我們都是同路人』，彼此擁抱，珍重道別。將近三十年，大約四分之一學員仍保持聯絡，也有在異地重逢，或一起退修。許多MK（Missionary Kid），仍記得他們小時的樣子，每次想起來都讓我們夫婦津津樂道。」

龍維耐：「其實，我是和學員們一起成長，他們促使我在being、knowing、doing三方面不住進步。」





2023年，全球脱離歷時三年的疫症，香港差傳界又開始積極起來。7月下旬在泰國舉行的洛桑亞洲青年宣教大會，聖靈動工，數百青年回應神的呼召，獻身心宣教，令人想起一百多年前西歐的宣教動員，例如「乾草堆禱告會」及「劍橋七傑」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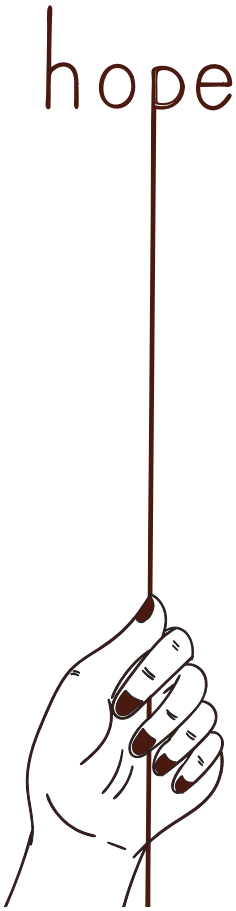
新酒需要新皮袋，是時候我們同心求主賜下新皮袋，以更高果效、減少流失和破損的方式牧養，又差派新一代青年宣教士，我們這些老將們樂見青年宣教士振翅高飛，然而請牢記以下幾個原則：

隨著時日，訓練內容可以不住更新，但須守住訓練的理念去設計內容

- Being, Knowing, Doing
- 模擬跨文化工場生活
- 藉團隊去塑造個人成長
- 身教言教並重（Mentoring, Pastoral Care）

我常說：「**幫助宣教士有如捉魚；太鬆，魚會溜走；捉太緊，滑溜溜的魚也會被擠走，得用雙手小心捧著。**」

導師們與學員們一同接受挑戰：有一年訓練期間，Olinto的母親在巴西突然去世；次年同樣時段，我的父親跌倒，當天晚上被主接去。多年來，數不完的驚險或哭笑不得的片段，最後都靠主安然度過。感謝主，有學員和同工一起陪伴同行，十分珍貴難忘！



這五十年

初戀情懷

1973年，去台東服侍的前一年，我曾跟隨南京東路禮拜堂的醫療隊到蘭嶼。那裡的雅美族身材矮小但很聰明，他們造的船很美麗，所建的房子一半在地底下，看起來很矮，其實冬暖夏涼，又可以避過強烈的颱風。

離開醫療隊，我沒有直接回台北，而是順道去台東基督教醫院看看，沒想到這就是五十年宣教路的起點。小小的基督教醫院的故事說不完：在開刀房、在病房巡視病人是四語齊發，英語、阿美話、國語和台語交集，門診也有護士替各族群的病人翻譯。我略懂台語，漸漸也能聽懂簡單的阿美話。原住民和我一樣愛唱歌、愛開玩笑，也愛吃辣。我常常親自做辣椒帶去醫院飯堂，也多次請同工到我家包水餃。女兒們跟護士姐姐去游泳和吃蔥油餅，不過姐姐說她最喜歡還是在海灘游泳，這個長方形的游泳池好像洗澡缸！

念全學會了騎小型摩托車，方便探訪護士和有需要的家庭。又組成禱告小組，離開台東之後還常和禱伴們通信，這些長信我們珍存到現在。有時我們會慨嘆：如果一直留在台東，多美好啊，大概這是初戀情懷吧！

漣漪漸成浪

1975年3月，台北校園福音新大樓落成，特別舉行宣教大會，仿效美國每三年召開的Urbana青年宣教大會。李秀全特別邀請我去做見證，講員有林治平和鄭昌國等。日後，青宣大會每三年召開，就稱1975年這次為青宣第零屆。

順便一提，1974年一眾華人教會領袖去了瑞士洛桑大會，會中大家同受感動，便催生了第一屆的世界華人福音會議，推動華人福音運動。今年2026年是華福運動五十週年，神有時候，與祂掌管的契機就是如此深不可測。華福和華人宣教動員兩條跑道是相得益彰的。

換跑道

我們於1983年換跑道。有十一年在新加坡發展亞宣(Asian Cross-Cultural Training Institute, ACTI），我放下「刀」開始拿麥克筆（marker，又名白板筆）成為宣教士訓練者。十一年當中，看見新加坡的宣教意識很強，特別是青年宣教。同時，我發現不但在亞洲教會，其實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教會也在開始差派宣教士。1990年WEF（世界福音團契）在新加坡舉行會議，宣教士訓練者就趁機提早一個星期到達，召開訓練者會議。我被委派盡地主之誼，接待了從各處來的訓練者。交談之下，才發現原來不約而同：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就是亞宣）的宣教士訓練都是1985年開始的。大家不禁讚嘆天父掌管一切的奇妙！

南韓宣教跑得最快。八十年代初，他們差派的宣教士不

超過三百人，但十年內增至萬人，且有自己本土的宣教士訓練學院。而亞宣收納的宣教學員，過半是韓國人。我很蒙恩多次被邀請去首爾他們的訓練學院講課。

1993年初，戴紹曾、羅曼華、蔡元雲和我，邀請台灣中華福音神學院黃子嘉院長、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周永健院長和建道神學院張慕皚院長共商。為方便大家，齊集啟德機場開會，探討將要成立的「文化交流服務中心」，如何為他們神學院注入宣教差傳課程與訓練元素。

1995年我們回流香港。那時戴紹曾牧師召集了羅曼華、蔡元雲、周永健和我一齊為華人宣教盡訓練和動員之責，還考慮以跨文化團體生活的模式毗鄰而居，不過後來覺得不切實際。我們四人撐起一個新的機構「文化交流服務中心」。羅曼華一直主持「文化交流服務中心」關懷東亞，後來更專注發展「創啟、延福」的神學理念。

跨文化工人職前訓練

其後，我和香港差傳事工聯會合作，開始借用澳門聖經學院，每年舉辦兩期的宣教士訓練，名為「跨文化工人職前訓練」（Cross-Cultural Training）。到2004年，交棒由差聯直接負責招生和管理課程。

二十年間，不同的跨文化工人職前訓練導師團隊，按當時的宣教動態而對訓練內容作出修改。不變的是，盡量整合宣教士生命的「所是、所知、所為」（Being, Knowing, Doing）。

之後，跨文化工人職前訓練經歷了一段沉澱期。2023年適逢香港差傳事工聯會五十週年。羅兆麟總幹事帶領團隊宣佈跨文化工人職前訓練重新啟動，新酒新皮袋。相信仍保持「所是、所知、所行」的基礎元素，我樂見其成！

保羅文化中心

這時，一起訓練宣教士的六人：翁競華、翁林惠華、姚桂芬、曹姿孋、龍蕭念全和我經過很長一段時間禱告和磋商，決定發起一個以關顧和服務宣教士為宗旨的小小機構，名為「同路坊」。惠華和姿孋兩位負責設計輔導宣教士的配套，包括引進 Cherny Smith Assessment（CSA）。她們細心精準地照顧，注入她們的宣教經歷，令一眾受助者歇息之後，再如鷹展翅。桂芬和念全常以屬靈智慧和宣教新丁協談，她們又專注同路坊的文字事工。翁牧和我經常協助各差會和宣教團隊解決問題。這時候姿孋又登高一呼建議應有「宣教村」，於是好幾年我們都跑去九龍和新界不同的村莊，探察有沒有可用作宣教村的地方。

2014年同路坊易名「保羅文化中心」。差不多在這時候，把「宣教村」的異象提升為一個概念和化整為零；不同的機構或有心人，為宣教士提供居所，那就是宣教村精神。執筆之時，我們女兒正暫住在荃灣一個單位，是由一位有宣教心的護士提供的。

關顧與牧養

杜其彪一直任保羅文化中心董事，2025年他有感動發

起一個退休（或即將退休）的宣教士團契，經過參加者投票決定名為「保羅奇英團」。今年我和台灣的劉志欽宣教士聯絡上，才知道他們也是這五年間召集了即將退休的宣教人成立「歸旅團契」，並每月一聚。說不定，最近的將來，「奇英」和「歸旅」會在馬灣或日月潭相聚呢！

我們一直將心比心關懷小部分的同路人，多是二十年或保持聯絡更久的宣教家庭和單身女宣；正確地說是互相關懷。在新加坡時，彼此以名字稱呼：Titus, Helen，小孩們叫我們 Uncle, Aunt；來到香港，我們漸漸變成公公婆婆了。現在我們孫女都長大獨立了。

1996年至1997年大女祈楓當時大學畢業不久，接受差派由美國經香港赴俄羅斯，協助一香港宣教家庭，擔任兩個男孩的家庭教師。服侍完畢，離開之時下著雪，孩子追著火車哭，他父母也心疼。由1995年開始，盧炳照任差聯總幹事，念全、沈譚倩梅和陳佩英協助設計如何推動關懷宣教士子女的成長，出版書籍和撰文於各差會刊物是首要任務。2002年小女兒祈申學成回來在中學任教，為著更有效地關顧和她一樣在不同文化、地區成長的宣教士子女，她再讀心理輔導學。有一段很長的時間她義務服務宣教士子女，到醫院探望和協談，應家長邀請到他們家中聆聽少年心聲；也有透過電郵，或到教會或不同場合，協助家長去和孩子們溝通。祈申曾受陳慕妍博士啟發，以祈禱託著輔導技巧，往往事半功倍。為著天父使用她的愛主愛孩子的心，感謝神！

2025年11月，差聯轄下的多元文化孩子（TCK）關顧事

工慶祝三十週年。我們一家四口從洛杉磯送上遙遠的祝賀。

風雨不改同路人祈禱會

同路坊成立之初，翁競華提出應有同路人祈禱會，我們六個發起人立即響應，每星期二黃昏六時半齊集同路坊，就是向浸信宣道會恩雨堂租借的場地，一同為所認識的宣教士祈禱。漸漸有留在香港，或路經香港的宣教士參加，我們稱這祈禱時間為「風雨不改同路人祈禱會」。五年前正值新冠病毒大流行，一切活動停擺，反而促成了網上祈禱，至今仍然活潑。保羅文化中心的總幹事湯杏芳悉心照顧，祈禱會網上與實體同步，是一堆不會熄滅的火。

與浸宣人同尋宣教路

回想起來，當時真是一股宣教熱，凝聚了教牧，彼此更熟識、互相關懷，也帶動了各堂會的宣教行動。

1995年從新加坡搬到香港事奉，慢慢認識了香港浸宣的教牧同工、弟兄姊妹和西教士，覺得應該在推動宣教方面盡一點力量。

2003年是浸宣香港四十週年，在浸大禮堂舉行感恩慶典。請了西差會的總幹事來勉勵，他語重心長地說：「你們的宣教士差派計劃要加快！」聽了這一番話，施牧師、莊牧師和我感到義不容辭。

2004年，我們借用同路坊開會，勇敢地決定由西差會聯合浸宣教牧同工一齊去短宣，把教牧的宣教心挑旺起來，好領導眾弟兄姊妹參與宣教。

浸宣（Conservative Baptist）在菲律賓和印尼植堂都非常成功，我們便決定去拜訪這兩地的浸宣教會和相關事工。2004年底印尼經歷一場南亞大海嘯，就在2005年初，我們一行十多位教牧同工和有宣教心志的弟兄姊妹踏足這千島之國。

我是團隊中唯一少年時隨父母住過印尼五年，能以印

尼語溝通的人，因而大派用場。記得恩兒傳道用廣東話作見證，就是由我擔任翻譯的。接待我們的HUMBLE牧師，我和他父母親相熟，現在他的兒子也回到印尼接續宣教事工。

熱帶地區蚊子和蒼蠅多，舟車勞頓，同工們都未曾發怨言。沒想到這一次團體生活適應跨文化，反而增進了彼此的更深認識、相交，更加有「浸宣一家」的感覺。隨後，我們教牧團隊又轉往菲律賓探訪。相比香港，菲律賓是發展中的國家，令我們大為驚訝的是，西教士幾十年開拓了許多工場後，已順利由當地菲律賓教牧接棒，領導開荒植堂。

蒙召團契

往後兩三年，浸宣的宣教士和教牧同工邊做邊學，凝聚了一群有宣教心的弟兄姊妹，組成「蒙召團契」，期間舉辦了一次退修營，並出版過好幾期團刊。2005年，神感動恩霖堂一位年輕人單獨出發去跟隨HUMBLE牧師學習宣教，並且逗留了三個月之久。鄭永文當時是浸宣聯會總幹事，肩負聯絡與統籌工作。相信這番跨地域和文化事奉的體驗，多少在他心中埋下了宣教種子，幾年之後他們夫婦便踏上澳門宣教的路了。

菲律賓和印尼教牧短宣引發了各堂會的宣教熱潮。2007年，恩霖堂一位弟兄去了菲律賓短宣三個月；明頌堂一對夫婦放下工作，用了一個月時間去了台灣，與當地浸宣教會和神學院交流；另一個明頌家庭一家四口也在同一年去了菲律賓家庭短宣，非常值得其他家庭仿效。

在此特別説明，個人或家庭短宣一個月以上，是和一般跟著教會十多人去一個星期是大不相同的。首先要得到當地教會或宣教士的接納和引導；其次，當中所學到的功課是深入得多的；隨隊出發有領隊帶領，較有安全感，單獨去適應陌生的環境，完全是另一回事。

堂會各自精彩

蒙召團契發揮了它的功能直到2009年。之後，我們樂見各堂會各自精彩。二十年後今天的香港浸宣，各堂會已經各自發揮宣教力量，差派宣教士或支持本地跨文化宣教，例如向印傭傳福音。其中恩霖堂支持「蝴蝶」前往印度；另一姊妹去創啟地區作長期宣教；明道堂龐慧君二十年來悉心培育日本宣教有心人；恩雨堂的宣教事工穩步前行；而西教士則已先後離開或已經退休。盼望浸宣香港聯會將來能整理出各堂會三十年來詳盡而珍貴的宣教足跡，以鼓勵後人。

恩典之旅

龍蕭念全

古都2000

2000年我跟隨基督徒全球婦女網絡的領導們來到毗鄰墨西哥的小國 —— 瓜地馬拉，參加了一次拉丁式的婦女宣教大會，會議是在古都安提瓜（Antigua）舉行。

昔日的古都血淚史

古都安提瓜是古蹟的意思。進入古都即看見像富士山模樣的火山。聽說它至今依然不時冒煙。這座古城保存了五百年的石子路，石塊光滑凹凸。開車的牧師娓娓道出這古城一段悲慘往事。

原來五百年前西班牙人，隨著哥倫布探險潮流來到安提瓜。情形就像一部電影《Mission》所描寫的印第安人被迫信奉天主教，要求用拉丁語唱歌。文化衝擊之強烈難以想像。有一千三百萬印第安人因不肯信教而被殺。一位酋長說：「如果信天主教是進天堂的話，我寧可去地獄，因為我絕不要和你們在一起。」

這位牧師說：「天主教應該為這一事件公開懺悔。」但接著他又說：「感謝主，福音已在這古都傳開了。這裡有強壯的教會。」

聽了這個悲慘的故事，次日的遊覽就成了重擔。我看見

混雜了異教色彩的天主教堂遺蹟，和像囚室一般的修道院。巴西代表瑪麗亞和我都拒絕參觀殮葬修女的地下室。當年修女遭受的隔離和貶損難以想像。這真是一個傷心的下午。

福音進入瓜地馬拉不無代價。二十世紀初美國宣教士陸續來此。起初宣教士被殺害，然而殉道者的血和寬恕，終於把幾百年來的血債一筆勾銷。

會議的第三天，來了兩位女信徒代表當地教會要來洗宣教士的腳，藉以向當年殉道的宣教前輩表達感謝。這感人的洗腳儀式使賓主不禁相擁而哭，也見證耶穌基督以血和赦免傾出祂的愛來消滅冤仇，主耶穌得勝了。

地土也蒙福

紀錄片《Transformation》述說了關於瓜地馬拉Almolonga鎮復興奇蹟，就是土地的出產數十倍增加。一個花椰菜直徑有四十公分，胡蘿蔔好像手臂那麼粗。這次我們去了另一個也是復興中的山莊。在超級市場看見的蔬果真的很碩壯。哈密瓜也像排球那麼大。

我們去到大教會、小教會、信義會和浸信會，當地的信徒都異口同聲，向我們表示復興已經臨到瓜地馬拉。當地有一半人口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許多鄉鎮有90%以上的人信主。他們也正積極地差派宣教士。小小的瓜地馬拉，福音電台就有二十多家，電視台也有十多間。這一切都是從禱告求天父赦免前人流血的罪開始。以前土地荒涼貧瘠，現在地上長滿了豐富的土產；罪案減少了；人潮不斷湧進教會。

當地信徒深感神恩奇妙，揀選他們這個小國來承載復興之火，因而自稱是拉丁美洲的以色列。

（原稿刊於《破牆的人》，龍蕭念全著，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2002年7月出版）

探索、好奇、學習

對我（念全）來說，在中華福音神學院三年，是住在受保護的群體中。神學院資深的師母們，定期輪流培訓女生和同學的妻子，我們過著類似大家庭的生活。

飛機在台東機場降落，我有點像中學生畢業踏進大學校園一般，寬敞、探索、好奇和學習。最讓我眼睛睜得大大、心在喝采的，是天父在這有山有水、綠野禾田和單純善良的人當中，展現祂的奇異恩典！

張老太太

她年近七十才信主，本來不識字，但渴慕讀聖經，一個字一個字去認，終於可以讀聖經了！

兩位女宣教士

曾經在柬埔寨事奉，來到台東接管已經暫停的教會。她們每天徒步探訪會友，烈日當空也不以為苦。她們每次探訪會友或福音對象，為對方祝福禱告之先必讀一段經文，來探望我們也不例外，印象甚深。一次我帶著祈楓和祈申去敲她們的門，卻看見她們滿臉淚水，原來是在禱告。探訪禱告，再探訪，更迫切禱告。不到一年，消息傳到台北，說：去台東一定要去這間教會！她們成功以禱告和愛心服侍，高舉神

的話語，把離散的羊招聚回來，其中有一位信徒日後奉獻成為傳道。

一碟餃子

一天，我們又在包餃子。祈申端著一碟包好的餃子笑著對我說：「這是small group」。原來她已在觀察我經常和護士們、教會的媽媽們圍坐同禱，就像這樣圍坐一圈。直到今天，我還是相信小組的功效！

可飲用的水

醫院的濾水系統為宣教士們帶來很大的方便，當地人絕對不會喝沒煮過的水。祈楓是維耐打水的好幫手，坐在爸爸的摩托車後面，雙手抱著大水罐，父女回家！

開個玩笑

醫院後面有個房間是閒人免進的。一天，兩位護士推著車床進到那小房間，其中一人突然離開並把門上鎖，仍在裡頭的護士大哭並用力拍門。還好，兩分鐘後門被打開了。原來那是太平間。維耐見狀微笑說：「不久前那還是個活人，怎麼現在你竟這麼怕『他』了？」

台灣南部的原住民長相和族群語言都和菲律賓人有幾分相似，比較樂觀無憂無慮。醫院的護士多是原住民，愛唱歌、開玩笑。一位住在醫院的老師母嘆一口氣，說：「阿美女孩們愛唱歌，找她們查經就坐不住！其實，唱詩歌讚美主也很好啊！」

小小學校

蒙天父的愛顧，我們的兩個女兒享受了一段很快樂的小學生活。台中馬禮遜是一所為宣教士子女教育而設的學校，特別派了一位教師來台東，教導不超過十名的宣教士子女。年輕活潑的Miss Quick喜歡彈著吉他帶領小孩們詩歌敬拜。除了教語文、算術，還加上她曾主修的社會學，不過在自然科學方面就比較弱。她又會帶孩子們去醫院病房，讓他們認識爸爸媽媽們的工作。

這讓我思考：甚麼是學校？甚麼是成長中最必須學習的？

感謝主，我們女兒在那三年過著快樂無憂的小學生活，同學們是好玩伴，老師是大姐姐，教室充滿主耶穌的同在。孩子們學習的生活智慧並不限於課本，在課堂上敬拜，體會天父世界和創造奇功。這都不是注重考試和背誦的學校所能給予的！

希伯來大學驚慄記

2002夏天，女兒獲獎學金赴以色列修讀希伯來語文。她寫道：

「在香港時，我知道此時前往以色列並非最安全，因此請許多代禱者為我禱告。抵達隔天，由於室外氣溫很高，我與一位華裔女宣教士一同待在圖書館內。一小時後，她的丈夫匆匆趕來，告訴我們大學遭到轟炸。圖書館的牆壁非常厚實，我們甚至聽不到爆炸的聲響。

我們三人深受震驚，立刻前往一位資深宣教士的家中，並一起度過了整個下午進行情況簡報。那是一段令人鼓舞的相處時光，也確實幫助我在那起事件後平復了心緒。這對資深夫婦已在以色列服侍多年。他們分享了對事物的看法，以及在危機情況下如何保持冷靜並信靠神。

爆炸事件後，大學內的氣氛變得相當緊張，但我真切感受到代禱者的禱告支撐著我，並在那些艱難的日子裡鼓勵著我。我開始與以色列學生互動，他們在事件發生後數月間仍心緒難平。我深入了解了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之間緊張關係背後的種種情緒，這對我而言也是一次寶貴的宣教學習經驗。

我買了一張月票，但決定每天步行去大學上希伯來語

課。在街上，我看到許多戴著黑帽、身穿長袍的拉比，他們的妻子則戴著傳統假髮，打扮得非常傳統。那景象實在太令人驚嘆了。」

維耐和我抵達了俄勒岡州的波特蘭，下榻於西區神學院的校園內。隔天早上，我們參加了宣教士培訓會議。就在此時，一名工作人員走進來，遞給我們一張女兒留下的紙條：「校園遭到襲擊。我沒事。稍後再打給你們。」我猛地從座位上跳起來：「什麼襲擊？發生什麼事了？」

我們查看網路新聞。當天的頭條是希伯來大學學生中心餐廳發生炸彈襲擊，造成七人死亡、數十人受傷。炸彈是透過手機遙控引爆的。

電話又響了。女兒沉著地告訴我們，爆炸發生時她正和另一對來自香港的夫婦在圖書館裡。他們三人決定緩步走向張牧師的家，一起談心並禱告。沿途，他們看到以色列士兵在各處路口攔截看似巴勒斯坦人的民眾，並對他們進行嚴厲盤問。當天氣溫高達39°C。她為巴勒斯坦人感到非常難過。

當天下午，我們繼續透過電話與女兒交談，堅固她的信心。

據報導，這是首起此類校園襲擊事件。希伯來大學向來是戒備森嚴的場所。每年夏天，來自世界各地的數千名猶太後裔都會回到這裡學習語言與文化。第二天，語言課程如期恢復。校長呼籲大家，不要讓昨天的悲劇削弱他們追求知識的決心。

輕鬆一下

這是我們大女兒在俄國一年短宣時寫下的一些趣事和感言：

屋主的兒子很頑皮，常常敲我的門，我學說俄語時他愛取笑我，我學習笑笑自己，也反過來取笑他：「哈哈，你這麼大還看卡通！」之後，他就曉得我不怕他。

我的女房東常替人剪頭髮，對方會以小禮物或代勞來酬謝。我會做中式鍋貼，便教房東做。不久消息傳開了，鄰居們都過來嚐我做的鍋貼，我的俄語大大進步。房東樂於用天然植物為我染髮，另一印度女士用這種植物為我紋手，好好玩呢！

到了工場，快快背熟五分鐘的談話。創意地和當地人打成一片，讓你的督導看出你有把握照顧自己又不怕辛苦、不挑食、不任性，還會解決問題。

告訴主管們，不要事事check住新丁，要令他們感到你信任他們，而不是為了事工或門面關心他們。

（本文原載於同路坊〔即保羅文化中心〕
十週年紀念冊《十載坊程》）

* 作者在俄國剛開放五年時進入中部小城支援宣教家庭。她當年二十四歲。

青少年祈禱大會側記

青少年的大覺醒

記憶中過去三十年，在西方國家中學生當中有「貞潔運動」和「相約在旗桿下」（晨早在校園旗桿下同禱）。我們有機會參加的是大約公元2000年，在Washington, D.C. The Mall的草坪舉行的青少年大型禱告會。我們和Cindy由New York開車前往。到達時帳棚和講台都已經架好。當日清晨五點鐘，D.C. 附近地鐵已經擠滿了興致高昂的少年人，不少是從外州，甚至西岸來的。列車到站，他們紛紛從地鐵冒出地面，遠看像朵朵雲彩。逐漸向廣場移動，直至會聚成一片天！二十萬青少年穿著各自教會設計的T恤，他們唱歌、聽道、搭肩祈禱。整個早上天氣涼爽，彷彿置身天幕之下。下午下了一場大雨。孩子們圍攏在帳棚裡聽Campus Crusade 創辦人Bill Bright勉勵大家為家人、為國家守望禱告。

另一感人的一幕是守約者的發起人在台上為兒子洗腳，代表父母對下一代的愛護、謙卑、改正及復和。之後一個Columbine學生舉起火把傳給Rachel[1] 的弟弟，再由他傳給其他孩子們。

這時候，二十萬青少年都跪下來為他們的父母禱告，為破碎的家庭祈求。我相信天父的心已被感動。我也相信成千

上萬的家庭將會復和，延福下一代。

1 1999年在Colorado的Columbine High School發生了可怕的槍殺事件。其中兩名女學生Rachel和Cassie，在不畏懼地承認相信上帝後，立即被瘋狂的少年槍殺！兩名小殉道者的血一夜之間帶來全國的覺醒。

多給一點愛

台東基督教醫院有位從加拿大來的華裔小兒科女醫生Florence。她既專業又感性，曾在病歷上寫著「多給他一點愛」。當她獲獎由總統頒獎給她時，「多給他一點愛」成了名言。

單身女宣需要獨自承受作為外來人的雙重孤單。神為Florence預備了許多心愛她的台東原住民好友，補上宣教機構的不足。她把愛給了病童，神也以愛環繞她。單身女宣更能自然地和當地人深交，彼此肯定。是的，多給他一點愛是雙向的。

那次我特地回台東，和醫院的老朋友一同感受我們的集體回憶。護士拿俄米一身黑衣摟著我便哭個不停。音樂會選的都是Florence喜愛、教過同工們唱的詩歌與聖樂。看著原住民小孩唱Dona nobis pacem（拉丁語：賜你平安），我不禁莞爾！米巴奈詩班和G4男聲四重唱成員多是我認識的東醫老同工。熟悉的臉已不再年輕。三十年的集體回憶如浪潮般湧上心頭，兩小時就在斷斷續續的眼淚中度過。

另一幕，就是從加拿大來觀禮的Florence的妹妹說：「請多點告訴我姐姐的一切，我們和她聚少離多，所知甚

少。」我又是一陣心酸。Florence的遺願是情歸台東。家人把骨灰帶來，帶走的是陌生人的深情感激和祝福。只此而已。

（摘錄自同路坊坊訊）

無言的讚美

2003年的一月，清晨五點，我進到韓國首都首爾的Onnuri教會參加早禱會，二千座位已無虛席，敬拜隊正開始彈唱「有福的確據」。我輕輕用廣東話唱著，歌詞也不太記得，淚水已不停地流。接著又是另一首古老詩歌，接下來是講道。我請陪同的姊妹不必為我翻譯。就這樣一小時半當中，我在親近主，沒有刻意禱告，只是親近祂。原來語言不通仍可以投入敬拜。

我的孫女四歲半，完全不懂中文，但她主動拿起我的中文聖經要我讀。我便抱著她慢慢讀出。她依偎著我，靜靜地聽了二十分鐘她所不懂的《羅馬書》第五章，她是在享受和婆婆同在。她說長大一點後，一定要學中文，外婆的言語。

親愛的，你也可以趴在天父的懷中依偎著祂！

（摘錄自同路坊坊訊）

交出自己

在美國有一個女子正被人持刀威脅，她勇敢地對那人說：「你不應該這樣做，因為神對你的一生有個美好的計劃。」對方終於放下手中的刀，接受她的建議去研讀她所說的書《標竿人生》。原來那人是個逃犯，女子對他說：「你不要再逃避，即使要坐監，神仍然可以成就祂在你生命中的計劃。」

最奇妙的是這本書之前是暢銷書中排名七十六，這則新聞見報之後一夜之間躍升為第一名。想想！整個美國都在閱讀神的話，都在追尋目標導向的人生！

那個女子，那個逃犯，在神掌握的契機裡不但獲救，獲得新生，神使用了兩人的見證再一次成就了祂美好的計劃。

（摘錄自香港基督徒婦女網絡的網頁）

珍貴的珠寶

聖詩裡頭有一首「耶穌珍寶」，是所有宣教士媽媽爸爸們記掛遠方兒女們時常唱的：

「信主孩子，愛主孩子，是耶穌好珍寶。
如明亮的星星，在主冠冕上極光明，為天父所珍藏。」

1997年7月，我們和小女兒去了聖彼得堡，大女兒來接機。她頭髮長長，略為捲曲（原來是她的女房東為她燙染，答謝她做的中國水餃），穿著紅色上衣黑色長裙。我們一家又在一起了！接下來幾天我們跟著她穿梭於地下火車站、紅場、麵包店……欣賞著她很自然地用俄語問路和購物。霎時間，父母親和女兒的角色已經對調過來了！眼前的少女就是爸爸教她騎腳踏車，學著婆婆包餃子，為著寫報告我們一道上兒童圖書館查資料至深夜的那個小女孩？

當年聖彼得堡已經有三十多位韓國牧師師母和他們的孩子們。1994年曾在新加坡接受宣教訓練的李在喜牧師一家，領我們到他的教會去。他們的兒子Jong Eun已經八歲，長高了！

當天聚會時我們一家，和這一大群韓國宣教士團團圍住十幾個「耶穌的好珍寶」懇切祝禱，天父就在我們當中！

天使短宣

多年前在美國西岸華人宣教退修會，我很快注意到，那乖乖地蹲伏在第一排的一隻大狗發亮的黑毛，看出主人對牠照顧有加，牠寸步不離主人。

最後一天。見證的時刻到了。麗莎（不是真名）牽著她的大狗，緩步邁向麥克風。正在大學唸社會學，有著可愛臉蛋的她，以一口純正的中國話說出她的夢：「畢業後去中國宣教！」麗莎看不出大多數年紀比她的大的人早已哽咽，熱淚盈眶。宣教不限年齡和性別，也不限能看或能跑的人。

我想起在台東的一段日子：離基督教醫院不遠有一所阿尼色弗兒童之家，專門收容小兒麻痺症患者。那裡也有一位坐著輪椅的女宣教士，是從美國來的露西小姐。她也是小兒麻痺患者。她不必說什麼，就已經是上帝特派來的天使了。

接待了天使

宣教的好幫手：耿教士。

1989年冬天，新加坡亞洲宣教士訓練學院當時租用一座大宅作校舍，但臨時接到要我們在很短時間搬遷的通知。十幾個學員加上七個孩子，還有同工，怎麼搬呢？這時，神給了我們最優秀的支援。我們的好友耿教士在台東基督教醫院事奉多年，搬過無數次的家。她願意放下麻醉師的工作，前來幫助我們。那一個月她什麼都做，成為我們的一雙手。而她那份「工作樂」的情操更感染了全體學員。沒有她，那次搬家可能演變成大災難！耿教士當褓母、煮飯、佈置客廳，還教大家做美味營養的五穀麥片。麥片上加上小粒蘋果、胡桃、葡萄乾、椰絲和蜜糖等等。

團隊中有兩三位少爺小姐型的學員，也跟著她放下身段，捲起袖子一同擦窗子和扛家具。有一位說：「耿教士不但肯做、願做，還挺喜歡用雙手做事！」

Bissionaries

當年在新加坡，經常有到訪新加坡的韓國宣教士帶著一群宣教學徒突然到訪學院。回想起來那是因為韓國正在宣教總動員，知道有這麼一個訓練宣教士的地方，就結伴到訪，通常請院長講解宣教須知。他們好學、熱誠，我們也樂意接

待，給滿頭大汗的青年送上一杯涼水。

最特別的一群宣教學徒是擺地攤賣衣物。原來這十幾人是跟著一位宣教商人Philip受很嚴格的訓練。一方面訓練跨文化中的團隊生活，學習在大熱天街頭兜售衣服，放下面子（傳福音也一樣要放下面子呀）賺取生活費。他們自稱是Bissionaries。早起一齊祈禱，簡單食物，在市面找地方鋪開衣物販賣，所得的錢就是他們的路費和伙食費。得來不易。他們在學院住了三天。離開之後過幾天，我打開新聞雜誌，竟讀到一篇文章訪問Philip，原來他是E-Land休閒服裝的大老闆。

1995年我們搬到香港。想不到我們在香港重逢，Philip來香港開拓市場。其他的商界人士大跌眼鏡，因為他親力親為，生活簡樸。有一天Philip又帶了十幾個韓國年輕人到我們住的地方。帶來許多紙箱，打開取出裡面的成衣，放進各自攜帶的空的行李箱中。簡單對談，維耐為他們祝禱，這隊Bissionaries便北上去了。

這是我們在新加坡，後來又在香港，兩次遇上這批可敬可愛的韓國年輕宣教士。一年之後聽說Philip病重。每次懷念著這番奇遇，都感到不可思議，神愛偉大！

奇妙的愛之旅

在首爾舉行的全球姊妹宣教大會
（WOGA 2007）雜記

2007年10月15日清晨五時，四十位香港女士：有教牧、宣教士、師母和信徒，到達仁川國際機場。全球基督徒婦女大會韓國分會的代表，已經等待著歡迎我們。巴士直駛往退修中心入住。開始了一週的國際會議。我們和來自八十多國的姊妹領袖天天緊密接觸，特別是在飯堂、洗手間或排隊輪候工作坊，一齊學習，總有機會對話。來自中國的十多位中，有少數民族，也有資深傳道。泰國華裔來了至少十多位。台灣和新加坡都有代表。除了華人和日本人及少數西方人士自費參加之外，其餘一千多位來自南亞、東南亞、中東、中亞和非洲的女傳道以及教會領袖，都由大會一點一滴的收集捐獻，支持她們前來參加這盛會。首爾及其他城市姊妹們，每日把錢幣放入一個屋子形狀的錢箱。三十人一隊每月為特定地區代禱，奉獻金錢。入滿了，便拿到銀行存入又再開始儲另一罐。

必須一提，這一切是神奇妙的策動。主要是因為外子龍維耐經常往韓國訓練宣教士，而我們事奉的亞洲宣教士訓練學院，自1985年開始，當年學生多是韓國宣教士。有了這

「開門匙」，我在2003年鼓起勇氣去首爾拜訪李馨子博士，挑戰她舉辦一次全球姊妹宣教大會。她覺得是神的時候，便答允接下重任。李馨子是全城火炬祈禱小組發起人，她便動員所有小組為大會禱告和奉獻金錢。

大會主題是 『全速奮進』。

以下是這大會香港參加者的感言：

- 韓國姊妹美麗的地方是忠心、謙卑、認真的事奉。義工姊妹們穿著白色韓服，排列桌後。面前是一人一盆菜。負責人巡視，逐一問：「你們要分的餸準備好了嗎？」對方鞠躬回答：「是的。」這份謙卑順服對香港姊妹來說是不可思議的。我們怎會受如此隆重的接待呢？
- 另一位參加者說：「我親眼看見祈禱的厲害及懇切，真情流露，大受感動。一眾姊妹不同膚色和語言，散發動人的光彩。」
- 當日下著雨，一位姊妹的外衣濕了。接待的韓國師母拿毛巾為她擦乾外衣。這位香港姊妹感動到抱著師母大哭。
- 一位說：「何用祚師母講《詩篇》二十三篇，示範以葡萄汁倒入小杯中直到滿溢。她舉杯飲盡，把碟中的果汁也一飲而盡。哦，原來福杯滿溢時，不小心就會浪費溢出的恩典，例如自我形象低和不肯饒恕等等。是未去飲盡神恩。我被神光照，原本我不

喜歡黑人，這幾天四周都是黑人，一齊坐、一齊吃飯，主已改變了我的心。」

- 由於聽不太懂耳機翻譯，反覺得很親近神，一直流淚祈禱，講員也流淚。真是十分「女人」！這是一次流淚的短宣。
- 大會中聖靈厚厚的澆灌我，賜我為列國懇切祈禱的心。聽到報告各地受逼迫的女性，地位低的姊妹這樣竭力事奉，排除萬難，生命有力，讓我佩服。
- 神讓我預嘗新天新地！當八十個國家代表持旗步入禮堂時，我想到「新耶路撒冷」這首歌。每天聚會的信息很豐富，敬拜時自己的心很貼近神，台上的迫切祈禱大大觸動我！世界各地姊妹領袖們散發著基督的香氣，彰顯事奉耶穌是何等尊貴。
- 創意及專業是各項表演的觀感——不同的藝術可拼湊成福音橋樑：舞蹈、音樂、話劇、粉彩速繪……不分種族都能明白語言以外的信息，我們用微笑彼此溝通、以禱告祝福大家的事奉，好美麗的圖畫，好像先嘗天國的氣氛！
- 我最感動的是，不久前土耳其殉道牧者的遺孀，上台作見證：她丈夫已安息主懷，請為五位未得救的穆斯林禱告：願他們生為穆斯林，死為基督徒！全場淚如雨下。

- 一位經常出外公幹的姊妹說：「以前我奇怪為何工作上我常出差去一些特別的地方。例如蒙古、孟加拉、中東。這次見到所有這些地區的人，連伯利恆來的也有。我已取得他們的名片，以後一一拜訪他們就是短宣啦。」

閉幕禮講員重心長

大會閉幕禮的講員指出：韓國二十年間宣教全速奮進，已差出二十萬宣教士。請注意：下一波的宣教大軍，應該是韓國接壤的中國！

恩典之旅

早在公元2000年之前，香港一群女教牧已經定期相聚，並發展了一些重要事工，例如鼓勵女教牧被按立成為牧師、舉辦女教牧退修會等。1995年在韓國召開全球性的公元二千動員大會（AD 2000 and Beyond Movement），並分為約十個組別，婦女事工是其中一組，由Evelyn Christensen領航，她把全球婦女分好幾塊，東北亞是其中一塊，張佳音擔任聯絡、協調。1996世界華福大會在香港舉行，會中張佳音突然問我可否接替她一小部份的事工，就是義務擔任「公元二千全球基督徒婦女網絡東北亞區的聯絡人」（Women Of Global Action），我當然不敢戴這頂帽子。不過，後來覺得這是一個可以自由發揮、輕鬆自在、多元文化、又能關心姊妹的平台，就大膽地承接下來。

頭三年我真的不知道要做什麼，只能慢慢摸索方向，多方請教包括香港的蔡永平、陳平明、麥陳永萱、台灣的林何菲菲、廖愛華，以及菲律賓的邵莊秀美等人，又因這職份認識了台灣、印尼、新、馬、菲在教會或職場事奉的姊妹們，真是「報好信息的婦女」聚了一大群。過了幾年，婦女領袖們覺得已跨過公元二千，便簡稱為全球基督徒婦女網絡香港分會。

其後，我越來越渴望主內姊妹們都能結伴，一起成

長，便努力推動全球基督徒婦女網絡的主要項目：「三人同禱」，又稱作「禱告三胞胎」。其中特別羨慕印度和巴西的領袖，在不同城市都帶動著上千的三人同禱小組。後來在香港有兩間人數上千的教會，由主任牧師領航，有規範地推動不單是姊妹同禱，更是全教會、有男有女的三人同禱小組。勢不可擋！

大約2003年開始常和一群資深女教牧，到香港華福中心開會籌備姊妹宣教大會，婦女網絡香港分會又和證主福音協會合作把伊芙蓮的《三人同禱手冊》和《關心妳的鄰舍》兩本小書更新，並加印簡體字版。

漸漸地更組織成有女教牧事工執委、姊妹事工籌委。2008年開始有多加月禱會（後來改稱恩典月禱），人數至今不超過十來人，但彼此緊密互相代禱，相親相愛。

我們每年舉辦一個主題研討會，也曾組隊旅行；2005年參加在沙巴的華福第二屆姊妹宣教大會；2007年有四十人齊赴韓國參加國際的女士宣教大會，主題為「全速奮進」。一同經歷韓式的款待和認同福音直到地極的使命。2008年10月慶祝十五週年，並出版《守護香港教會的使女》一書。其後，由梁林天慧接替我的協調角色，至2020年香港的執委會一起決定使命已達，這個網絡便劃上句號了。

一個運動定會終結，拖下去會減弱或變質，保留美好的集體回憶最美！為此我特別感謝一群資深女教牧和職場姊妹們對我的接納和包容，給我很多機會學習團隊事奉。劉美蘭

包辦草擬開會議程，會後整理會議記錄等；也感謝維耐，每次請他幫忙從不拒絕，例如請他幫助我邀請及游説接班人，他又樂意同去姊妹宣教大會。

我特別懷念已蒙主寵召的兩位：其中一位是錢溫小柳，是眾女教牧的大家姐，每次聽她分享，總覺得她溫和慈愛地展示作早期女教牧那不容易的人生經歷，溫暖著、照亮著後輩同路人。另一位是余李慧娟，她和我，以及Stella Chow三人同禱長達十多年。我們一起經歷各人的兒女由戀愛至成婚、育兒，一串串的新鮮感。後來我們漸漸少聚，她又開始連結好幾位不同背景的姊妹在她家查經，鼓勵她們跨越人生的關頭。

我的榜樣

蘇恩佩姐的生命和事奉令我眼前一亮。閱過她的書，包括《仄徑》、《若》、《巴士、渡輪、747》，親眼看見她主編「校園」雜誌，在一眾同工中意見清晰又同時令大家，包括資深的男同工，感到被尊重。還有，她衣著入時，病中仍不忘化妝和整理髮型；她在「突破」的小小辦公室內，佈置得特別雅致。我十分確定她已影響了年輕的我。還有陳慈恩姐，當年她在台東宣教，牧會。她勤於探訪關顧，講道有力，知人善用。她啟發了我在女性牧職方面的省思。從台東西教士太太們的生命中，我學習為妻為母之道；在台北華神看見傳統的師母們的捨己和順服，新加坡基督徒女性揉合東、西方的價值觀、工作、家庭和生活取向都豐富了我的人生意境。

往返香港

感謝主帶領維耐和我1995年回到香港，趕上1997前夕教會一股禱告求復興的浪潮，我有如進到一場又一場的奮興會。我常有機會和香港的教牧同工分享我的新加坡經驗，在新加坡教會所學習到有關聖靈和宣教的經驗正好可給他們參考。我禱告主，讓香港教會能在求復興的進程中蒙主保守，腳步穩妥，少因無知和軟弱而受挫受苦。我參加過幾場大球場的盛會：1995年David Bryan來港主領Concert Of Prayer，2005年至2009年的Global Day Of Prayer，和2008年香港葛福臨佈道大會。在這些不同性質的大聚會看見由城市禱告到響應全球同步禱告，到著力於新一代的全城佈道和全城禱告動員！

前年從差會退下來，為著就近家人親戚便搬回洛杉磯，在住所附近參加一個十分溫馨的英語教會。一半會友是長者，十分可愛、敬虔。會友一半是亞洲人（韓國和菲律賓）。兩個孫女先後就讀Biola大學，離我家不遠，隨時可以見面。然而維耐和我決定主若許可，我們每年會回香港三個月，抓住事奉機會。其實，許多宣教士退休時仍然往返泰國、內地、東南亞甚至非洲。香港是我們的宣教工場，也是我們成長的地方。

（摘錄自《守護香港教會的使女》香港基督徒婦女網絡編著，香港浸信會出版，2010年）

宣教第二代

龍祈申

今天神正興起年輕人領導末世宣教運動，他們要與神的烈火一起帶著福音，走向至今仍未有人去傳福音的那一大片地域。在美國，廿四小時禱告運動已開始影響各大校園裡的屬靈風貌了。在這「學生志願宣教」的黎明時份，具最大的潛力參與普世宣教就是宣子。他們在短短的四年大學生涯中，對這個宣教運動可以扮演非常關鍵性的角色。這些青年擁有強大的潛能，可以接觸到他們那一代的「後現代」同儕。他們本身具有屬靈的承傳，又有實際跨文化經驗，更能有效地發出對海外福音工作的呼聲。

宣教的第二階段

我把宣教士第二代子女這四年大學的生涯稱為「宣教的第二階段」，迫切呼籲所有差會、教會差傳部和關顧者注意這個階段，讓我們朝著裝備這些宣子面對現代宣教下一程的挑戰，齊心努力。若在一個宣教士家庭裡，投資了數十年金錢、時間及代禱，卻沒有充分使用，當他們的子女年屆十八歲，重返家鄉面對複雜的文化處境時，卻因我們的疏忽而使他們流失，這就太可惜了！若未能使他們參與第二階段的宣

教運動，眾宣教機構勢必毫無選擇地要從頭來過，像過去一樣重新裝備另一批宣教士。

造成教會差傳部忽略關注宣子的原因，很多時是教會負責人缺少一種意識：不知道如何與歸來唸大學的宣子交往。還有，宣子往往也覺得，自己沒有必要跟差派其父母的母會有什麼瓜葛。無論如何，我仍強烈鼓勵促進這種合作的夥伴關係。於我個人經驗來看，這種合作夥伴關係蘊含很大的潛能，可以為神的國度帶來極大的效益。

我本身的故事

2002年我由以色列過境香港，並無打算留下來。回望那幾年，可以開心地說，我與牧恩堂同工彼此配搭，對神的國度真是相得益彰。我在以色列的經歷成為教會的祝福，牧恩堂和我的互動，透過我的教會生活，促進了牧恩堂弟兄姊妹對宣教意識的體認。教會應該接納宣子進入他們的事奉行列，這些青年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正可以提醒教會去關顧其他的族群。一個只有單一文化的華人教會難以普世化！

跋

2000年，我有幸加入龍醫生夫婦帶領的跨文化宣教訓練團隊。當時，我只是宣教培訓的新同工，卻在他們身上看見何謂以生命塑造生命。龍醫生善於運用創意教學，透過遊戲和體驗，引導學員在挑戰中學習團隊合作與認識自己；龍師母則以溫柔細膩的關懷，把生活教育融入宣教訓練，讓我明白，生命的見證往往蘊藏在最平凡的細節中。

我至今仍難忘「緊急撤離演練」與 Unknown to Unknown 的團隊挑戰。這些活動不只是技巧訓練，更幫助我們學習信任、順服、彼此配搭，也讓我們在壓力中看見真實的自己。然而，最深刻的學習並不在課堂，而是在課堂之外。他們夫婦常邀請同工一起喝咖啡、談心，在輕鬆的相聚中建立關係、分享生命。他們讓我看見，建立團隊，不只是完成事工，更是陪伴同行，一起成長。

多年以後回首，我最感恩的不是他們設計了多少精彩的課程，而是他們以謙卑、真誠和愛心，活出了基督的生命。他們不僅培育宣教士，更影響了一代又一代宣教同工。能夠在人生旅程中遇見他們，是神賜給我一份永遠珍貴的恩典。

曹姿孋宣教士



腓立比書 1:3
Philippians 1:3

在台東的日子
Serving at Taitung Christian Hospital



















新加坡宣教士訓練
Missionary Training in Singapore





Discipleship Training Centre, Singapore (1983-1984)



Paya Lebar Methodist Girls School



Asian Cross Cultural Training Institute (1985-1994)





Taiwan Morrison Christian Academy

澳門跨文化職前訓練(CCT)
Cross-cultural Training in Macau
1995-2004











宣教士訓練者研討會
Missionary trainers consultation

香港浸信宣道會
Hong Kong Conservative Baptist Church



新年感恩遠足
New Year Gratitude Hike

龍維耐醫師和師母與教牧子女午餐交流。
Lunch & Sharing with Pastors' Children





明頌堂生活營
Ming Chung Church Day Camp



浸信宣道會聖樂交流會 (2009-2019)
Conservative Baptist Sacred Music Choir Workshop



恩霖堂普通話崇拜10週年
Yan Lam Church Mandarin Worship Service 10th Anniversary

「同路坊」
WeCare Center
2004



2014 年「同路坊」易名為「保羅文化中心」。
In 2014, WeCare Center was officially renamed Paulus Cultural Center.



←自 2020 年起，每週二的「宣教同路人祈禱會」已發展為線上與實體同步進行。
Since 2020, the weekly Tuesday "Mission Partners Prayer Meeting" has been held in a hybrid format (online and in pers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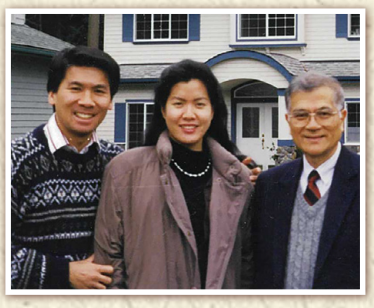
於香港中華神學院授課後與師生合照（2025年）。
Pictured with students following a lecture at China Bible Seminary, Hong Kong (2025). ↓



家庭短宣
Family Mission Trip



1997年，全家往莫斯科短宣；
In 1997, Family mission trip to Moscow;



並前往聖彼得堡，探訪曾在 ACTI 受訓的韓國宣教士。
St. Petersburg: Visiting Korean missionaries trained at ACTI.



大女兒曾在俄羅斯參與宣教服事，兩年後與丈夫一同定居美國。
Our eldest daughter, Mabel, served in mission work in Russia.
Two years later, she and her husband, Andrew, reside in California.

台北中華福音神學院教授宣教學
Teaching Missiology at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Taipei 1998-2004

龍醫師曾於台北中華福音神學院講授宣教學（1998-2004）
Dr. Loong taught missiology at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in Taipei from 1998 to 2004.



宣教團契
Missionary Fellowship



和歐華神學生在歐陸短宣。
Europe short-term mission trip alongside students from European Chinese Theological Seminary.



北美支持教會姊妹們每週聚在一起，一邊為宣教士代禱，一邊縫製「愛心被」。
Sisters gather weekly to pray for missionaries while sewing “love quilts”.



北美華人教會宣教年會
North American Chinese Church Annual Mission Conference







香港醫療動員會30週年
30th Anniversary of Hong Kong Medical Mobilization Corporation



印尼為道堂母堂72周年慶典（2025年）。
該堂於1953年，由父親龍靈光牧師所開拓。
The 72nd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of the mother church of Wai Tao Church, Indonesia (2025).
The church was originally pioneered in 1953 by Rev. Ernest Loong.



龍維耐醫師與弟妹將父親手繪之「以利亞升天圖」贈予為道堂，祝賀該堂 72 週年堂慶。
Dr. Loong and his siblings presenting their father's hand-painted artwork, “Elijah's Ascent into Heaven” to Wai Tao Church in Indonesia for its 72nd annivers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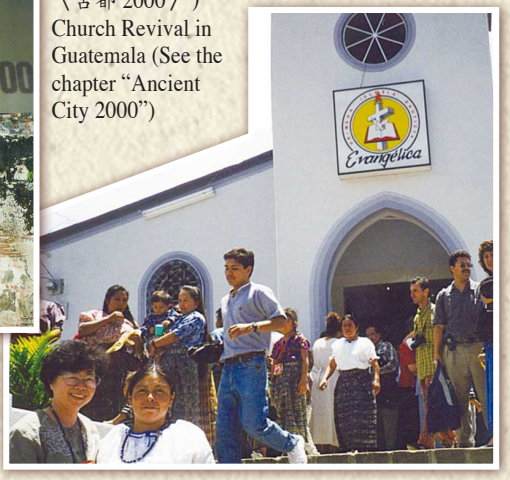
第七屆港澳女教牧退修營
The 7th Hong Kong and Macau Women Pastors' Retreat



香港基督徒婦女網絡代表參加「Women of Global Action」國際會議。
Representatives of the Hong Kong Christian Women's Network attending the "Women of Global Acti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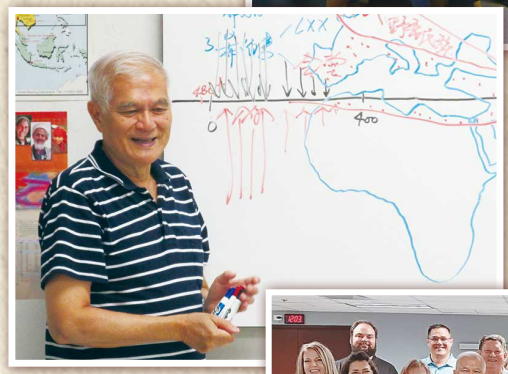


瓜地馬拉教會復興（詳見〈古都 2000〉）
Church Revival in Guatemala (See the chapter "Ancient City 2000")



大使命中心宣教預備營
Great Commission Center (GCC) Pre-Field Training Camp







2023 年夏季，在差會總部退休前與同工合影。
Pictured with colleagues at WorldVenture headquarters before retirement, Summer 2023.





出版及發行：
保羅文化中心有限公司
ISBN: 978-988-99180-3-3
版權所有